# 史忠正公集

附錄

#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 史忠正公集

附錄

史可法著

本館據幾輔叢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 史忠正公集卷首

江南揚州府甘泉縣學生員 臣史開純恭錄

## 賜謚諭旨

乾隆四十年十一月初十日、奉上諭、崇奬忠貞、所以風勵臣節、然自昔累朝嬗代、凡勝國死事之臣、罕有錄予易名者、惟我世祖章皇帝定鼎之初、於崇禎末殉難之大學士范景文等二十人、特恩錫謚、仰見聖度如天、軫恤遺忠、實爲亙古曠典、第當時僅徵据傳聞、未暇遍爲搜訪、故得邀表章者、止有此數、迨久而遺事漸彰、復經論定、今明史所載、可考而知也、至若史可法之支撐殘局、力矢孤忠、終蹈一死以殉、又如劉宗周黃道周等之立朝謇諤、抵觸僉壬、及遭際時艱、臨危授命、均足稱一代完人、爲褒揚所當及、其他或死守城池、或身殞行陣、與夫俘擒駢僇、視死如歸者、爾時王旅徂征、自不得不申法令以明順逆、而事後平情而論、若而人者、皆無愧於疾風勁草、卽自盡以全名節、其心亦並可矜憐、雖福王不過貪猥偏安、唐桂二王、並且流離竄跡、已不復成其爲國、而諸人茹苦相從、捨生取義、各能忠於所事、亦豈可令其湮沒不彰、自宜稽考史書、一體旌謚、其或諸生韋布、及不知姓名之流、並能慷慨輕生者、議謚固難概及、亦當令俎豆其鄉、以昭軫慰、嘗恭讀我太祖實錄、載薩爾滸之戰、明楊鎬等集兵二十萬四路分出、侵伐興京、我太祖太宗及貝勒大臣等、統勁旅數千、殲戮明兵過半、一時良將、如劉綎杜松等、皆沒於陣、近曾親

製書事一篇。用揚祖烈而示傳信。惟時王業肇基。其抗我顏行者、原當多爲獼薙。然迹其冒鏑攖鋒。竭忠效命。未嘗不爲嘉憫。又若明社將移。孫承宗盧象昇等之抵拒王師。身膏原野。而周遇吉蔡懋德孫傳庭等。以闖獻蹂躪。徼賊亡身。懍懍猶有生氣。總由明政不綱。自萬歷以至崇禎。權奸接踵。閹豎橫行。遂至黑白混淆。忠良泯滅。每爲之切齒不平。福王時。雖間有追謚之人。而去取未公。亦無足爲重。朕惟以太公至正爲衡。凡明季盡節諸臣。既能爲國抒忠。優獎實同一視。至錢謙益之自詡清流。靦顏降附。及金堡屈大均輩之倖生畏死。詭託緇流。均屬喪心無恥。若輩果能死節。則今日亦當在予旌之列。乃既不能捨命。而猶假語言文字以自圖掩飾其偷生。是必當明斥其進退無據之非。以隱殛其冥漠不靈之魄。一褒一貶。衮鉞昭然。使天下萬世。共知朕準情理而公好惡。以是植綱常。即以是示彰癉。所有應謚諸人。並查明史及輯覽所載。遵照世祖時之例。仍其原官予以謚號。其如何分別定謚之處。著大學士九卿京堂翰詹科道集議以聞。並通諭中外知之。欽此。

# 欽定勝朝殉節諸臣錄

督師太傅兼太子太師建極殿大學士兵部尚書史可法。錦衣衛籍。祥符人。崇正中爲安池道安慶巡撫。愛民敬士。屢卻寇兵。進南京兵部尚書。誓師勤王。迎立福王。出鎮江北。力圖興復。大兵既克揚州。自刎不殊。被執死之。

按史可法節秉清剛。心存幹濟。危顛難救。正直不回。允宜專謚。謹擬謚忠正。

# 勅賜專謚文

奉天承運皇帝制曰取義成仁式著艱貞之烈易名表行爰昭奬卹之公眷致命之可風曩迹未湮於異代期扶綱之攸賴休稱允協於千秋爾故明督師太傅武英殿大學士兵部尚書史可法砥行能堅秉誠克裕遭時坎坷恆仗節以無撓殉義從容竟捐生而不悔朕覽披信史軫念忠徽予褒顯於崇祠用隆秩祀示表章於往籍載錫嘉名象厥生平謚爲忠正於戲溯流芳於頑廉懦立節或重於泰山彰定論於世遠風微榮更逾於華袞幽光特闡鑒當年皦日之心正氣咸伸勵萬古疾風之節欽茲茂典慰爾英靈

乾隆四十一年正月　日

# 御製題像詩

紀文會識一篇篤。予證仍留兩字芳。乙未冬。命大學士九卿等。核勝國殉節諸臣事實。定議予證。可法得證忠正。凡此無非勵臣節。監茲可不愼
君綱。像斯覩矣牘斯撫。月與霽而風與光。並命復書書卷內。千秋忠蹟表維揚。
侍郎彭元瑞、以所得史可法書像。幷其家書。裝卷呈進。乞書。御製書事文。因成是什。題卷首。而向所製書
事一篇。及可法復書。則命大學士于敏中書於卷內。即以此卷郵發兩淮鹽政。置梅花嶺可法祠中。並鐫
摹鐫祠壁。以垂久遠。乾隆丁酉仲夏御筆。

# 御製書明臣史可法復書睿親王事

幼年卽羨聞我攝政睿親王致明臣史可法書而未見其文昨輯宗室王公功績表傳乃得讀其文所爲揭大義而示正理引春秋之法斥偏安之非旨正辭嚴心實嘉之而所云可法遣人報書語多不屈固未嘗載其書語也夫可法明臣也其不屈正也不載其語不有失忠臣之心乎且其語不載則後世之人將不知其何所謂必有疑惡其語而去之者是大不可也因命儒臣物色之書市及藏家則亦不可得復命索之於內閣册庫乃始得焉卒讀一再惜可法之孤忠歎福王之不惠有如此臣而不能信用使權奸擊其肘而卒致淪亡也夫福王卽信用可法其能守長江爲南宋之偏安與否猶未可知而況燕雀處堂無深謀遠慮使兵頓餉竭忠臣流涕頓足而嘆無能爲惟有一死以報國是不大可哀乎且可法書語初無詬誶不經之言雖心折於睿王而不得不強辭以辯亦仍明臣尊明之義耳余以爲不必諱亦不可諱故書其事如右而可法之書並命附錄於後夫可法卽擬之文天祥實無不可而明史本傳乃稱其母夢文天祥而生則出於稗野之附會失之不經矣

乾隆四十二年六月二十日奉旨命大學士于敏中書於像卷勒石揚州祠壁

# 賜題遺像諭旨

乾隆四十二年六月二十日。奉上諭。侍郎彭元瑞以所得明臣史可法畫像。及其札稿合卷進呈。朕親製詩一章。題於卷端。命廷臣和韻。並命大學士于敏中書御製書事一篇。及史可法復攝政王書於卷。茲另爲裝潢簽貯。著發交寅著令將此卷弄於揚州梅花嶺史可法祠中。並將卷內所有詩文畫像札稿。勒石祠壁。以垂永遠。至此卷如有願求展閱者。亦聽其便。但當加意護守。勿使稍致汚損。將此傳諭寅著知之。欽此。

奉勅恭和御製題明臣史可法遺像元韻

臣于敏中

遺像留傳殊鶴化。忠魂來往與梅芳。可法死踰年。家人以袍笏招魂。葬揚州郭外之梅花嶺。見明史本傳。前身何必定信國。史載。可法母夢文天祥而生。御製文斥其附會。內患那堪甚李綱。可法內扼於馬阮。猶李綱之沮於汪黃。而士英大鉞之奸邪。誤國更甚。且福王庸闇。並不及宋高宗。可法遺之。尤爲不幸也。附卷一書天地量。易名兩字日星光。

聖人有作敦人極 臣與榮焉載筆揚。臣敏中奉勅敬書御製書事文於卷內。與有榮幸。

臣梁國治

披圖對影風還懍。奏御邀題蹟愈芳。天與忠魂旌七字。人留正氣在三綱。梅花祠古衣冠冷。江水瀾澄日月光。有詔和詩兼刻壁。小臣何以奉賡揚。

臣沈初

一載小朝猶草勁。百年遺廟有椒芳。狼烽夕照城空守。燕子春燈政不綱。餘閏尚難儕昱昜。中興無望繼高光。易名題像因垂教。匪僅褒施毅魄揚。

臣彭元瑞

鬚眉正氣遺圖黯。涕淚家書淡墨芳。留豹文超六一記。遺像得荷天題。光昭萬古。歐陽修爲王彥章作畫像記。不足言矣。獲麟筆壓紫陽綱。御批通鑑輯覽。分紀福王。萬世特筆。直軼春秋。剛柴陽擬經乎。臣與修明紀綱目。常深悅服。殘縑入市偶然得。褒翰從天與有光。臣奏對次恭恕。御題獲邀恩允。遙識梅花

嶺祠外江聲無復舊波揚

臣董　誥

存書錫謚曾褒烈灑翰吟題再闡芳用教爲臣與爲子特標之紀更之綱已無骨共梅爭冷但有心將日並光天與孤忠千古在漫傳仙去浪稱揚見卷中歌語

臣劉　墉

成仁取義當時懍斷梗殘煤異代芳獨力自甘支敗局偏安誰共整頹綱衣冠藏處風煙古面貌傳來縑素光勝國孤忠宜領袖特膺天筆賜褒揚

臣金士松

青燐骨化隨殘局遺像猶留百世芳亮節堪教臣作鑒天題直與史爲綱

附書錫謚誠無忝國信家言兩有光遙想靈祠風颯爽大荒披髮尚飛揚

臣陳孝泳

展卷孤忠遺貌在褒題天筆爲留芳半生報國支殘局一死成仁見大綱人但衣冠書不滅名因日月諡彌光靈祠想像梅花外江表清風萬古揚

# 史忠正公集目錄

卷一

奏疏

請濬河濟運疏
請定京營制疏
請頒勅印給軍需疏
乞下撫臣黃家瑞等處分疏
請頒詔勅定人心疏
請進取疏
請行徵辟保舉疏
請出師討賊疏
論從逆法宜從重疏
請緊急防守疏
請飭禁門戶疏
祭二陵畢上疏
議設四藩疏
請尊上權化水火疏
報高兵移屯瓜洲疏
請遣北使疏
論人才疏
論從逆南還疏
請旌淮人忠義疏
請勵戰守疏
辭加銜疏
自劾師久無功疏

請早定廟算疏

卷二

書

復攝政睿親王書
答左公子
致劉允平同年
致金楚曉
與李餘我
復傅鶴汀
致副總馬元度
與金正希
復孫魯山
與雲間諸紳
致某
復左公子
致孫魯山胡吉雲夏國山
與湯公祖
復劉允平同年
與楊某
復徽州紳士
復左武康
致給諫倪某

卷三

家書

家書一
家書二
家書三
家書四
家書五
家書六
家書七
家書八
家書九
家書十
家書十一
家書十二
家書十三
家書十四
遺書
遺書一
遺書二
遺書三
遺書四
遺書五
二十一日遺筆
卷四
雜文
甲申討李賊布告天下檄
祭左忠毅公文
祭廬州殉難官紳士民文
邀助左公子啓

乞閒詠序

詩

六安署病中感懷　憶母

燕子磯口占

四書文

子曰若聖與仁　一章　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

# 史忠正公集卷一

明大與史可法著

## 奏疏

### 請濬河濟運疏

今歲漕船北上。於六月內已盡過洪。所遲至八月者。惟趕幫零船耳。方望全幫回空。早濟新運。不意北河淺阻。南下無多。臣方以此爲慮。乃突報開封河決。下流盡淤。向之洶湧而來者。今且裹窠而洩矣。當者河決入淮。從來爲害。卽以國朝言之。洪武二十四年。決於原武。由陳潁至壽州。正陽鎮。全入於淮。元賈魯所挑之河。遂成淤塞。時猶未有河運也。及正統十三年。決於滎陽。過開封城西南。經陳留入亳州之渦口。又經蒙城懷遠東北入淮。全河南徙。以達於海。嘉靖九年。河決野雞岡。由渦河經亳州入淮。呂梁二洪告涸。萬歷十五年。決於單縣之黃堌口。溢於河南夏邑永城界。經宿州符離橋。出宿遷新河口。入大河。半由徐州入舊河。濟運二洪告涸。時司河者。每至冬月。卽其地開一小河。春夏則引水以下。徐州濟運。至秋卽淤。漕舟至京。往往愆期。又三十年。河決蒙獾寺。入歸德商邱永城南徙。而河與淮全入洪澤湖。有妨陵寢。總之挾淮而東。未有不爲陵運之害者。今亳州蒙城懷遠等州縣。已被水衝。臨淮泗州水勢日長。與伏秋洶湧深廣相同。洪澤一湖。斷難容受。其勢必漫過高家堰之上。椿石久圮。立見衝崩。淮揚之間。盡爲沼矣。所

求椿石之需。不容時刻緩者也。況河并於淮。盡由清口吐出。滔滔東往。誰能挽之。自清河至宿遷二百五六十里之河身。將歸淤澱而回空南下。與新運北上。盡爲阻絕矣。先年京倉儲積。足資數年。運道暫淤。猶堪補救。今則歲漕四百萬。僅支目前。一有愆期。所關豈小。伏乞敕下該部。速行確議。或捐金錢濟漕。及早興工。或擇望重之臣專爲經理。務於正二月內塞決完工。庶陵免震驚。漕無昏墊之災矣。

祭二陵畢上疏

陛下踐阼初。祇謁孝陵。哭泣盡哀。道路感動。若躬謁二陵。親見鳳泗蒿萊滿目。雞犬無聲。當益悲憤。願愼終如始。處深宮廣廈。則思東北諸陵魂魄之未安。享玉食大庖。則思東北諸陵麥飯之無展。膺圖受籙。則念先帝之集木馭朽。何以忽覲危亡。早朝晏罷。則念先帝之克勤克儉。何以卒隳大業。戰兢惕厲。無時怠荒。二祖列宗。將默佑中興。若晏處東南。不思遠略。賢奸無辨。威斷不靈。老成投簪。豪傑裹足。祖宗怨恫。天命潛移。東南一隅。未可保也。

請定京營制疏

江北四藩既設。長江水卒復增。門戶之防。此爲最要。次之則都城矣。南京舊有內外守備。及參贊各衙。蓋爲至尊在北。諸臣留守南都。特假隆稱以示重要。恭遇殿下郊廟鍾祥。豐鎬奠鼎。萬幾守備。無不仰稟廟謨。臣等何所容其參贊。則舊帶守備參贊各衙。皆當裁去。惟照北都之例。改設團營。卽以大教場小教場神機三營。倣五軍神樞機三營之意。每營練兵一萬。以副參遊都四員分領。以一提督總領之。其本營兵

額不敷聽於別營選湊如再不足則另募補充此皆戰兵也此外則立巡捕營用兵六千名以兩參遊分領以一提督總領之所以防內姦也此外則併神威振武爲一營用兵五千名以兩副總參分領以一勳臣總領之所以護陵寢也此外則照北兵部例設中軍一員兵三千名爲部標營以副將一員領之所以示居重也兵制定而統之不可無重臣應照京營例設總督勳臣一員協理樞臣一員各兵除防江者另屬操臣禁律另算及護陵者另屬勳臣外其餘凡係京營之兵悉歸統轄庶人心一號令明以戰以守截然不亂矣此整飭京營之大概也至於中前等五府每府向止簽書一員而提督居其三應照北例各府用簽書勳臣一員提督五員在外其侍直大漢紅盔叉刀圍子手以及錦衣鑾輿等司應用軍校爲數甚多此時律軍俱入伍操防不便多掣權擬招選大漢將軍三百員紅盔叉刀圍子手三千員加以原有皇城直軍可足五千之數其簡選精壯加給月糧務令實堪拱護之用以勳戚一員領之錦衣衞旗校酌設八百員其領之者用堂上官一員加提督官旗辦事字樣其東西兩司街道房南北兩鎮撫司官不必備所以杜告密收人心省繁費也臣所議備都城者如此

議設四藩疏

從來守江南者必於江北即弱如六朝猶爭雄於徐泗潁壽之間不宜盡江而守明矣但此時賊鋒正銳我兵氣靡備分則力單顧遠則遺近不得不擇可守之地立定根基然後再圖進取臣酌地利當設四藩其一淮徐其一揚滁其一鳳泗其一廬六以淮揚泗廬自守而以徐滁鳳六爲進取基各屬之兵馬錢糧

聽其行取。如恢一城、奪一邑、即屬其分界之內。鷹城踞江稍遠。有警不妨移駐江浦六合。以捍蔽沿江。相機固守。江北之兵聲既振。則江南之人情自安矣。

請頒敕印給軍需疏

江北軍民不安。洶洶告急。臣奉命督師。即當啓行。今請速頒敕印以便行事。又各項軍器。所需不貲。臣在南都造過紅夷滅賊等大礮及鳥銃。三眼鎗。腰刀等件。不下數千。皆發各營。見在操練。今置造無及。需用難緩。不得不於內庫所備。暫借應用。伏乞於兵仗局發明銅甲葉。多則一千副。少則五六百副。於供應機房發駁回雜色緞一百匹。併內廠前買解京白布。發二三千匹。爲釘甲表裏。及棉甲等用。於兵仗局戊字等庫。發舊倭刀三五千把。爲馬上精兵之用。發皮圍牌二千面。爲守城及船上選鋒遮洋之用。於各營取原發紅夷礮五十位。滅敵礮五十位。原領內庫銅鍋三百口。再將戶部員外丁煜買到紅銅。發一萬斤。爲打造鑼鍋之用。此應用軍需不容缺少。諸鎮兵集江北。臣到彼便須給發。錢糧除貯淮揚之銀。聽臣察取泊河湖之米。聽行收貯應用。此外尙須二三十萬金。攜帶前行。容臣於江上迎催解北之銀。題明留用。用完奏銷。此應用錢糧不容缺少者也。統祈聖俞允行。

請尊上權化水火疏

先帝本堯舜之資。遘非常之禍。總由文官愛錢。武官怕死所致。今憂時憤慨者。謂文官愛錢不怕死。武官怕死又要錢。二語眞切中膏肓。令在廷諸臣無處生活也。當茲聖政方新。即臥薪嘗膽。猶恐締造維艱。不

意二十三日早朝有文武忿爭一事。聞之主辱則臣死。今主死而臣生。凡屬臣工、誰能無罪。文臣固多誤國。武臣豈盡矢忠。礮降賊者。甯獨文臣哉。年來仕途不清。病在黨同伐異。或以不肖之罪。百足不僵。或以可用之才。一眚永錮。各懷偏私。日尋水火。文與武不和。而文與文又不和。朋黨之禍熾。人才之用阻。不知可否。自有聖鑒。臣下豈可懸定。舊撫吳甡因奉命討賊遲延。先帝罷歸。復催促至京。擬戍金齒。家臣愼言復行舉用。諸臣既謂不可。公辟言之可也。公疏爭之可也。何事痛哭喧呼。聲徹殿陛。聞之驕將悍卒。不益輕朝廷而長禍亂耶。臣辦寇不遑。分不應談內事。但朝端之水火不化。則封疆之功罪不明。乞嚴飭諸臣。悉捐成見。一秉虛公。過則懲其過。才則用其才。王道蕩平。不容偏倚。主權尊而國威始振矣。

乞下撫臣黃家瑞道臣馬鳴騄處分疏

題爲悍民慘殺無辜鄉紳等事。鎮臣高傑率兵南下。揚人實未預知。初至不無騷擾。及鎮臣既到。取犯兵斬之以徇。日不下十數人。地方官民可以諒矣。乃撫臣黃家瑞漫無主張。道臣馬鳴騄一味偏徇。聽城中百姓。日於河邊草隙取零兵殺之。因是結釁愈深。竟不可解。鄉紳鄭元勳親到高營。所以爲百姓之心無所不至。而百姓反謂通同播害。乘元勳一言之誤。當撫臣座次操戈而羣殺之。至碎其身首。撫臣之威令謂何。至於道臣始則乖張。後復畏縮。今且避往泰州矣。罵兵殺兵以爲愛民。而不知適所以害之也。臣於二臣不能無憾。乞敕下處分。以諭三軍。以諭百姓。一面察其首惡、立重創之。庶紀綱不至盡壞。謹題。

報高兵移屯瓜洲疏

鎭臣高傑兵奉旨駐揚。揚人堅不肯納。蓋從前既有譽隙。則向後不無隄防。嚴令驅之不能也。臣前渡江。欲了此事。卽討賊西行。不意兵民扞格不解。揚人惟利兵去。各兵惟願駐揚。好事者遂造爲不根之言。如鎭臣黃得功。到儀眞安插家眷。或謂高曰。此乃與爾兵爲難者。於是高兵移野以待。及臣至。或又謂高曰。此來非眞心特爲爾。至此兵疑臣。將疑臣。卽傑亦疑臣。臣惟處之以坦。待之以誠。數日間。傑亦諒臣心事矣。臣昨與鎭臣議。無以家口之故。致兵民水火。誤練兵勦賊之事。將傑兵移駐瓜州。瓜卽江都縣轄。距揚四十里。有城有水。資給日用。較揚更便。惟時爲鎭臣劉澤清標下官兵未去。俟澤清赴淮。卽可移駐。幷議傑標下副將李成棟一旅。目前暫駐六合。黃得功汛地。隨當移駐盱泗。計隨至瓜者。不過十分之六七耳。安頓旣妥。卽選銳北行。傑在瓜。臣在揚。調停兵民猜嫌。可漸釋矣。

## 請頒詔敕定人心疏

臣在淮揚安頓兵馬。目擊人情之乖忤。心憂時事之艱危。忽聞北地報捷。絡繹而至。或云。遼帥吳三桂殺賊數萬。闖賊西奔。或云。唐通內應。闖已授首。據撫臣黃家瑞送臣一報。謂有武弁子劉崇岫。於四月二十七日。自京中來。親見吳帥入城。驅勦闖逆。已經發牌南來。而舊輔謝陞。於德州集兵數萬。聲勢大振。又青州諸紳遣臣一札。內云四月二十四日。吳鎭大敗賊兵於一片石。賊踉蹌入都。盡掠貲財。於四月二十八日西遁。訖青州紳士軍民、殺其僞將軍、僞道、僞府。其餘相繼殺僞官者十處。諸君子速立新天子。號召義勇。補天浴日之功。正在此時。臣讀未竟。不覺舉手加額。爲宗社生民慶也。此時黃河之北。便同異域。陛下

進膺大寶。正位舊都。山東北直尙未通曉。萬一人心渙散。固盡棄前功。卽或割據分爭。又漸生後患。伏乞陛下卽諭該部院選廷臣有才望者。齎監國卽位二詔及賜吳三桂謝陞二敕。直抵山東北直一帶。曉諭通知。庶人心有歸。埽三秦之餘孽在指顧間矣。

請遣北使疏

先帝以聖明之主。遭變非常。卽梟逆闖之頭。不足紓宗社臣民之恨。是目前最急者無逾於辦寇矣。然以我之全力用之寇。而從傍有牽我者。則我之力分。以寇之全力用之我。而從傍有助我者。則寇之勢弱。不待智者而後知也。近聞遼鎭吳三桂殺賊十餘萬。追至晉界而還。或云假之以破賊。或云借之以成功。音耗杳然。未審孰是。然以理籌度。甯前既撤。則勢必隨以入關。此時畿輔間必不爲我所有。但既能殺賊。卽爲我復讐。予以義名。因其順勢。先國讎之大。而特釋前嫌。借兵力之強。而盡殲醜類。亦今日不得不然之著數也。敵兵聞已南來。凶寇又將東突。未見廟堂議定、遣何官、用何敕、辦何銀幣。派何從人、議論徒多。光陰已過萬一。北兵至河上。然後遣行。是彼有助我之心。而我反拒。彼有圖我之志。而我反迎。既示我弱。益見敵強。不益歎中國之無人。而自此北行之無望耶。乞敕兵部卽定應遣之官。某文某武。是何稱謂。速行覆議。應用銀幣、速行置辦。並隨行官役若干。應給糜費若干。一併料理完備。刻期起行。庶款出不爲無名。而滅寇端在此舉矣。

請進取疏

奏爲恢復固非浪試、偏安實難自足等事。臣觀古帝王之中興也。莫不拓基於自強。而畫境於自足。故漢之光武曰。既得隴、復望蜀。人苦不知足。明知足不可狃。而反以不知足自嘲。故取於天下者足也。若宋高之紹統滯服。僅有天下半耳。而說者謂其病於意足。以己之僅有爲有。而不以祖宗之全有爲有。故足耳。若我皇上於今日。則何足之有。以河雒爲豐沛。則恭皇帝宅中之舊封也。爲恭皇之所已有而不有。則不足。以金陵爲長安。則高皇帝無外之初基也。爲高皇帝之所全有而不有。則亦不足。恢復之計復何可緩。然而事難浪試。志多中止。昔子肯之揣句踐也。曰、爲人能辛苦。則無荒於禽。無荒於觴。無荒於色。無荒於瓊宮瑤臺之觀。南金和寶之玩。皆此物此志也。君勵膽薪。臣搆桑土。斯謂辛苦耳。而況今何時也。宮闕已燬。陵園漸蕪。登城北望。慨然流涕。興思至此。恨不能疾趨陝右。直抵燕中。登祖陵而拜九廟。對御寢而哭先皇。以仰副皇上之所以任臣。與臣所以自矢之初志也。無奈天心不順。人事未周。甲兵日頓。蓄積日乏。將士日懦且驕。當此而言恢復。不但寸土難圖。將見故疆日失。掩耳之譏。其何免之。所可藎者。國運雖衰、人心未改。猶可勉力支持。惟願皇上乘此艱難啓運之時。亟圖報讐雪恥之舉。奬率諸臣。臥薪嘗膽。藉甲枕戈。務求縛奇兇以慰先帝。復故土以光祖宗。則中興之業。斯偉然昭著於萬世。斷不可以江南片席地。儼然自足。以下等於宋高也。昔吳夫差之卽位也。出入必令人呼曰、爾忘越王殺爾父乎。曰、不敢忘。其報越何決。迨後志倦垂成。以荒湛自娛。而句踐乃以辛苦乘其敝。此亦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之前車矣。故臣願皇上時時抱痛。刻刻懷恥。以此志爲中外臣民倡也。不然者、皇上既弛於上。諸臣必逸於下。將見麴蘖

沈湎事業或隱於醉夢美色幸御精神半付於蛾眉君忘中原矣新亭之血淚漸乾東山之絲竹日鬧臣忘中原矣望使徒痛於高麗拜詔不呼於河湟民忘中原矣始矜壯志於上馬謂黃龍之直抵有期終耗雄心於跨驢謂西湖之行樂可老將若士俱忘中原矣誠如是也將祖宗之幽恨何時舒先帝之深讐何日復進取不銳則守禦必不堅臣願皇上與諸臣發一猛省也抑臣更有請焉夫宋之南遷也猶走李成擒楊幺以靖內者制外而今則獻猺交熾兩川危如纍卵且汀漳南贛間又以警聞矣北有既毀之室南無可怡之堂徒曰王業不偏安何偏可據安尤大言之也與言及此可爲寒心而所差可幸者兩虎相鬬南牧未遑綢繆未雨惟此閒暇時乎時乎不再來矣若夫彼操鷸蚌之二矛我睡漁人之一枕失今不圖後將有不及圖者惟陛下加意振勵申飭施行臣不勝悚切涕泣待命之至

論人才疏

邇者國家人才日耗仕路日淆皆因名心勝而實業不修議論多而成功絕少遇清卿臺省之缺則曰經濟非其人不可遇錢穀之任則曰此吏事不足煩大賢遇兵戎之寄則曰此難題不足苦吾輩此推彼卸姑付庸人倏用倏更有同兒戲即偶出特簡又必百計求全一事不做非託病則棄官去舉諸臣精神力量盡用之做官曾無爲國家實實籌兵餉者先帝皇皇求治卒底於亂蓋繇此耳今時事益棘覆轍在前必以討賊復讐刻刻入諸臣之魂夢除卻籌兵籌餉別無議論除卻治兵治餉別無人才如撫拾浮誇薦引市德、罪無赦如巧躋華要厭薄煩難或借題轉官虛應誤事罪無赦以後升遷考選必須實實爲國家

籌兵籌餉。治兵治餉之人。則人才必奮。而事功必出。若空言討賊。空言復讐。諸臣能言。臣亦能言。卽草野書生。少明君臣大義。陋晉宋偏安者。亦人人能言。安在空言有濟。乞敕廷臣將在朝在野人才。合併打算。某堪治兵、卽用以治兵。某堪治餉、卽用以治餉。其治兵者或爲危疆督撫。或爲要地司道。其治餉者或爲戶工堂屬。或爲各省藩司。但論人不論官。官大者亦可小就。而後懸破格之遷。官小者亦可大用。而後課非常之效。其餘一切不急之官。姑且緩用。不急之務。姑且緩行。則中興之業成矣。

## 請行徵辟保舉疏

國家設四藩於江北。非爲偏安計也。欲養成氣力。恢復神京。澄清關陝。以歸全盛耳。特慮兵戈擾攘。不復有百姓。無百姓何利有疆土。故擇吏不緩擇將。而救亂莫先救民。所謂得一賢守。如得勝兵萬人。得一賢令。如得勝兵三千。今日是也。前北都未陷。求牧方殷。非不有破格之陞除。何曾收得人之實效。地有難易。缺有炎涼。無不營避。而兵荒殘破之地。卒授之庸人。況今已陷之殘疆。另圖恢復。安民禦寇。萬苦萬難。豈白面書生所能勝任。目今人才告乏。資格爲拘。東南缺員不少。安能復填西北。使無致嘆於晨星。則銓選法窮。不得不改爲徵辟。往時保舉多係慕羶。故捷足蠅營。眞才裹足。今西北則危地也。危則人人思避。必眞從君父起念者。乃始投袂相從。臣意宜倣保舉法。通行省直撫按司道。及在京九卿科道。果有才膽過人。堪拯危亂者。不拘資格。各舉一人送京。資以路費。赴軍前效用。酌補守令缺員。二年考滿。平升善地。三年考選、優擢京曹。有靖亂恢疆、功能殊異者。立以節鉞京堂用。示酬勸。如各官避嫌不舉。該科指參。其有

懷才自赴軍前者。驗其眞才。一體錄用。有保護一方爲民推服者。卽桑梓亦可權宜徑用。乞敕部議行。

論從逆南還疏

先帝慘殉社稷。凡屬臣子皆有罪。在北始應從死。豈在南獨非人臣耶。卽臣可法謬典南樞。臣士英叨任鳳督。未聞悉東南甲。疾趨北援。鎭臣高傑劉澤清、以兵力不支。折而南走。是首應重論者臣等罪也。乃以聖明繼統。不惟斧鑕未加。抑且恩榮疊被。獨於在北諸臣。毛舉而概繩之。豈散秩閒曹。責反重於南樞鳳督哉。宜將從逆諸臣擇罪狀顯著者。重處示儆。若僞命未汚。身被刑拷者。可置勿問。營屯管河諸臣。雖非任封疆握兵權者可比。亦當察其所處時勢。定罪案輕重。其餘隱避北方。徘徊而後至者。准戴罪討賊。赴臣軍前酌用。至於東兵助戰。義重復讐。諸臣委曲相從。尤當原其心事。總之應罪者罪。無爲報怨之借題。應寬者寬。無令人心之解體。使天下曉然知君臣大義。不但在北者宜死。卽在南者亦宜死。而聖明宥過。不但在南者姑寬。卽在北者亦姑寬。必有全身忍詬之人。爲雪恥除兇之計。寬以死而報以死。或亦情理之所必至也。

請出師討賊疏

奏爲時事萬分難支。中興一無勝著。密請恢復遠略。激勵同讐。以收人心。以安天位事。痛自三月以來。陵寢荒蕪。山河鼎沸。大讐在目。一矢未加。臣備員督師。死不塞責。昔晉之東也。其君臣日圖中原。而僅保江左。宋之南也。其君臣盡力楚蜀。而僅固臨安。蓋偏安者恢復之退步。未有志在偏安。而遽能自立者也。大

變之初。黔黎灑泣。紳士悲哀。痛憤相乘。猶有朝氣。今兵驕餉詘。文恬武嬉。頓成暮氣矣。屢得北來塘報。皆言敵必南圖。水則廣調罷師。陸則分布精銳。盡河以北。悉爲敵有。而我河上之防。百未料理。人心不一。威令不行。復讐之師不聞及關陝。討賊之約不聞達北廷。一似君父之讐置諸膜外。近見北示和議固斷斷難成。一旦南侵。即使寇勢尚張。足以相拒。兩者必轉而相合。先向東南。宗社安危。決於此日。我即卑宮菲食。嘗膽臥薪。聚才智之精神。枕戈待旦。合方州之物力。破釜沈舟。尚恐無救於事。以臣觀廟堂之舉動。百執事之經營。殊有未盡然者。夫將所以能克敵者氣也。君所以能馭將者志也。廟堂之志不奮。則行間之氣不鼓。夏少康不忘逃出自竇之事。漢光武不忘蕪蔞爇薪之時。臣願皇上爲少康光武。不願左右諂御。輕以唐肅宋高之說進也。憶北變初傳。人心駭震。臣等恭迎聖駕。臨莅南都。億萬之人、歡聲動地。皇上初見臣等。言及先帝。則淚下沾襟。次謁孝陵。贊及高皇帝。則淚痕滿袖。皇天后土、實式鑒臨。曾幾何時。可忘前事。先帝以聖明罹慘禍。此千古以來所未有之變也。先皇帝崩於賊。恭皇帝亦崩於賊。此千古以來所未有之讐也。先帝待臣以禮。御將以恩。一旦變出非常。在北諸臣死節者無多。在南諸臣討賊者復少。此千古以來所未有之恥也。庶民之家。父兄被殺。尚思穴胸斷脰。得而甘心。況在朝廷。顧可漠置。以臣仰觀聖德。俯察人心。似有初而鮮終。改德而見怨。以敵之強若彼。而我之弱如此。以敵之收拾人心若彼。而我之漸失人心如此。臣恐恢復之無期。而偏安未可保也。合宜速發討賊之詔。嚴責臣與四鎮使悉簡精銳。直指秦關。懸上爵以待有功。假便宜而責成效。絲綸之布、痛切淋漓。庶使海內忠臣義士。聞而感泣。國家

遭此大變。皇上嗣承大統。原與前代不同。諸臣但有罪之當誅。實無功之足錄。臣於登極詔稿將加恩一款。特爲删除。不意頒發之時。仍復開載。聞敵人見此亦笑之。今恩外加恩。紛紛未已。武臣腰玉。直等尋常。名器濫觴。於斯爲極。以後似宜愼重。專待眞正戰功。庶使行閒之猛將勁卒。有所激勵也。至兵行討賊。最苦無糧。搜括萬不可行。勸輸亦覺難強。似宜將內庫一應本折。盡行催解。湊濟軍需。其餘不急之工程。可已之繁費。一切報罷。朝夕之宴衎。左右之貢獻。一切謝絕。卽事關典禮。萬不容廢者。亦宜概從儉約。蓋賊一日不滅。敵一日不退。卽有深宮曲室。豈能晏處。卽有錦衣玉食。豈能安享。此時一舉一動。皆衆情向背所關。敵人窺伺所在也。必吾皇念念刻刻。在二帝列祖之鴻業。先帝之深讐。振舉朝之精神。萃四方之物力。以併於選將練兵滅寇禦敵之一事。庶乎人心猶可鼓。天意猶可回耳。臣待罪行閒。不宜復預聞內政。然安內乃攘外之本。故敢痛切密陳。惟陛下留神省察。

請旌淮人忠義疏

闖賊自入關以後。聲勢逼人。假借安民。煽動海內。僞官一到。爭思奉迎。甚至督撫手握兵權。不能碎一僞牌。斬一僞使。人心之壞。至此極矣。惟有淮安官民固守。僞牌到。碎之。僞使到。斬之。賊逼河上。則邀擊而敗退之。賊將如董學禮白邦政等。皆踟躕而不敢前。民間義兵集至一二十萬。聲勢之壯如長城。頃又報恢復宿遷。僞官遁走。江南少安。其有功於國家甚大。然淮人敢爲此者。實地方官鼓舞之力也。撫按諸臣。親在河干。與民共守。碎牌斬使。斷而行之。密遣各兵多所斬獲。故能振將卒同讐之氣。堅民間死守之心。東

南奠安實賴此舉。伏乞敕下該部院。將按臣王燮優擢示勸。撫臣路振飛已經解任。另候優議。其地方鄉紳士民、及行間有功將士、併行按臣察確具題、特恩旌敍。庶忠義感奮。而他處投賊避賊、偷生苟免者。皆知所愧恥矣。

論從逆法宜從重疏

竊聞綱紀立則朝廷尊。法紀張則亂臣懼。頃者從逆一案。陛下遠而祖宗之恫。近而君父之讐。亙古希聞。於今爲烈。昔漢文帝以盜高廟之環、欲竟族之。曰、吾無以共承宗廟。唐高宗以伐昭陵之柏。欲卽殺之。曰、我不殺則爲不孝。視今日九廟諸陵、蕩然蹂躪。其痛憤何如。而大讐未獲。先誅事讐之人。執法將申。竟多舞法之吏。臣敢略陳膚見。冀聖明採擇焉。一議緩決。夫元年停刑。此承平之繼體。則然。若上位失而復尊。宗社危而再享。則當速誅大逆。上平天地之怒。下快臣民之心。如唐肅宗斬達奚珣等。在乾元元年。宋高宗賜張邦昌死。併誅王時雍等。在建炎元年。卽靖康之末年。如宋法、則諸臣之死已緩。如唐法、則諸臣之死無辭。若僞防禦武懌僭命乘傳、渡河問鼎。尙敢在中興開統之後。不棄於淮師就縛之時。尤所得而旦夕甘心者也。一議贖辟。夫他罪可贖。從逆何罪而亦可贖。藉曰借給軍需。姑寬寸磔。抑思諸臣已無寸壤尺產。不應沒入司農。又何有敗履殘簪。堪復寬收獄吏。且諸臣之金穴積於何代。攫於何人。既藉先帝以肥家。又資溫飽而貰罪。異日卽有閃爍窺伺。皆以納贖爲萬變不窮之長策矣。昔唐室播遷。乘輿無恙。尙決十八人。賜自盡七人。茲計六等中。止決四人。絞八人。又贖及絞。則殺者四人耳。霍婧方允昌未獲。則殺

者二人耳。先帝豪難一門。而諸臣逃死什九。亦何以謝闔宮之怨乎。一議錄用。夫臣節既虧。他無足錄。數月而兩易其冠裳。一身而三呈其顏頰。前途如此。後效可知。乃皇上於從賊之韓四維。念其棄家來歸。臣謂棄家來歸。如東晉過江避亂。收卞壼庾亮等百人。今倣其事。以待夫秦晉燕齊家食諸臣。有受國恩而思漢。去墳墓以間關者。從賊諸臣應不在此例。若從賊之棄家可用。則在籍之棄家者。今布滿江東。當盡還其職。而且有作楚囚相對者矣。四維獨何幸而得此乎。他如張縉彥衛允文之督師防河。時敏之開屯。施鳳儀黃國琦之贊畫。既任封疆。各有應得之條。分附諸等之末。亦法之正也。一議存疑。夫大逆固難妄加。但聞拜首賊廷。羅致殆遍。錦衣策馬。充斥長安。君亡不與俱亡。稱枉則亦何枉。若以摭拾風聞。誰屬讐人之口。至欲硬求對證。惟呼先帝之靈。乃存疑各臣。反多於諸等。無非持疑之一字。則謂之失出。而原在推敲。則謂之掛議。而若難鍛鍊。此特刑官鬻法之功。諸臣營脫之繇耳。即如庶常盡逆。已奉明旨。不在疑列。而魏學濂一人。尚云行察定奪。則猶之疑也。臣謂宜先定罪而行察。不可疑死而懸科也。以上數條。謹就前案參論。而臣更有議焉。一曰收漏逆。昔李綱以圍城中不執節者。皆欲論罪。比聞賊所之摩肩紛紛拜命。如吳偉業非先帝特簡者哉。賊至而汚。敵來再屈。與曹口皆以原官而銜偽命。頃又自北逃歸矣。臣恐二臣而外。實繁有徒。乃萬口共傳。六等不及。非勢家庇之。親朋諱之。即多金脫之。門生故舊百足以營之。應令諸臣各據確知。補牘入告。若武臣元勳戚畹屠戮殆盡。而營衛等職。竟無一人與文臣同議。恐無以服受罪者之心。一曰嚴逮治。昔唐復東京。獲僞官三百。齊下京兆獄。付李柄筠等治之。而今者獄無多

犯。案有虛名。京邸潛來。黃昏幕下。里門騶從。白晝驕人。如陳名夏之竄迹他鄉。方拱乾之逍遙故土。縱而不緝。爲失法。緝而不至。爲抗命。徒使詣闕來投。則國人欲殺。山頭相望。則司寇無刑。加以奉行者或求脫而委繫於家屬。或姑縱而觀望於歲時。賄賂公行。催提不及。恐無以服受繫者之心也。伏乞陛下嚴諭諸臣。搜剔遺汚。肅清弊案。知木吏之無情面。使錢神不敢爲奸。三尺定於萬年。兩觀傳於一日。庶叛逆誅而神人快。國憲立而忠義彰矣。恭候敕下法司立賜施行。

請勵戰守疏

奏爲和議未成。戰氣宜勵事。屬者天方降割、遘此閔凶。眞主挺生。中興啓運。經綸裕於草味。多難易以興邦。海宇欣欣。想觀盛治。乃歷時十月。徒煩宵旰殷憂。未有恢復勝著。北使言旋。敵兵踵至。和議已斷斷無成矣。向以全力圖寇而不足者。今復分以禦敵矣。際此時艱。憂心欲絕。然歷觀往代。衰亡莫不因和自誤。今敵之拒我。正我所以自奮。與天所以成我之時。特在人心一轉耳。從來中興大業。不外於君臣一德。內外一心。當此危急存亡之時。可無同舟共濟之誼。臣嘗慨唐宋門戶之禍。竟與國運相終。即使所用皆賢。已廢卻一半。況以意氣相激。化成恩讐。恩怨一生。釀成殺運。近今之事。殊堪痛心。今時極艱危。爲臣不易。官之久者、其負罪益深。位之尊者、其得禍更慘。有心之士。方以此爲危身積戾之場。而無識之人。乃以此爲快意尋讐之計。即使藏怒宿怨。孰有深於戕我君父。覆我邦家者。不此之讐。而猶修睚眦之微嫌。快升沈於轉轂。此之謂不知類矣。謂宜虛心平氣。還之大同。何人實是幹濟之才。何人實是清修之品。無尋題

目而開媒孽之端無捕風影而肆株連之網務得海內眞正才品舉而置之鈞衡朝中之舉措咸宜閫外之嫌疑自化此臣所望於廟堂之同心者也昔唐室嗣興時則有若李郭宋家再造時則有若劉岳張韓極其勳名悉垂天壤今之藩鎭何多讓焉若當患已剝膚尙以賊貽君父諒非諸鎭所忍出也然大將所定者惟志三軍所鼓者惟氣志不齊一氣不奮揚雖賁育之雄如林之衆莫能用也試思先帝之待諸鎭何等厚恩皇上之封諸鎭何等隆遇先帝之羅賊難何等慘苦諸鎭之不能救先帝於難何等罪過釋此不問自弄干戈是猶舍父母之讐尋鄉鄰之鬬於理安乎於心忍乎今和議不成惟有言戰戰非諸鎭之事而誰事也必皆以皇上復讐雪恥爲心簡乃車徒敕乃甲冑朝營夕算惟北是圖其未至也何以防其既來也何以禦某所當者危地而我必急以往援某所爭者小嫌而我必先以大義田單報燕之日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廉藺刎頸而定交子儀釋憾而泣拜諸鎭豈不聞乎此臣所望於閫外之同心者也然閫外所視者廟堂廟堂所視者主志我皇上中興未就大讐在身凡一舉念一圖事二祖列宗鑒之恭皇帝烈皇帝鑒之尤望深思痛憤大渙絲綸諭諸臣以怡堂必不可安積習必不可狃在內宜實籌兵餉以臥薪嘗膽爲生機在外宜力捍封疆以江北中州爲死所古人有言不本人情何由興復今之人情已大可見撥亂爲治轉弱爲強在我皇上一振勵間耳

請緊急防守疏

竊照靖南侯黃得功素行忠勇其與已故興平伯高傑原有昆弟之盟傑既死事疆場決無乘危圖併之

理。其引兵東下。蓋慮高營兵衆。未免乘亂紛紜。故移師彈壓耳。不然四藩並建。義重情深。東平侯劉澤清、既爲傑請卹恩、請襲爵。廣昌伯劉良佐亦復不約而同。豈得功獨無同類之悲。同讐之誼乎。揚之兵民。風聞傳訛。閉門拒守。視若讐仇。將得功本心無以自明於天下。此嫌釁之所以難消也。臣到揚州。自當善爲調處。惟是目前急著。莫先於守河。高兵之所守者歸徐、萬一聞報南來。兵隨闖渡。歸徐失而三藩之地皆危矣。察良佐原有招討河南之任。合卽發兵一旅。赴防歸德之河。一面催給餉銀。以濟遠征之費。徐州雖有副將李成棟。而河信延長五百里。非一鎮之兵所能支。且各兵除徐州舊營外。餘兵家眷皆在瓜洲。聞此亦無固志。臣已再三嚴飭。不許一步擅離。淮撫管轄全軀。必須發兵協防。措糧接濟。此門戶之防。急當飛飭者也。邳宿孤懸河北。雖以臣標鎮將分發沿河。其實整營待戰之兵。不應爲分信零星之用。卽派防河上。前有定議。亦斷無渡河而北。代主兵守城之理。今淮淮撫移會。欲撥臣標二千衆、代爲守邳。是明明置邳於度外矣。淮藩撫六萬之兵、一百二十萬之餉。可僅僅守一淮上乎。所當急發主兵。據城固守。而以臣標之兵爲應援。此重地之防。急當飛飭者也。臣雖奉命駐揚。終慮河防不固。數日之後。卽當北行。淮揚重地。須人彈壓。計爲鎮將兵民所懾服者。莫如監臣盧九德高起潛。九德見督京營。恐無暇隙。合令起潛移鎮。早息兵爭。此根本之防。急當飛飭者也。除臣一面移文知會外。伏祈聖鑒允行。

辭加銜疏

案照本年正月內、蒙諭旨、二宮告成、加臣太保、兼太子太師、賜衣襲子、臣具疏辭、奉旨、卿宣猷翼固、誠心

擔荷勞苦倍於諸臣、加恩原酬夙謨、宜祗受、所辭不允、欽此。又二月內、以土寇程繼孔伏誅、晉臣太傅、臨一子。臣又奏辭、奉旨程繼孔多年巨寇、爲患甚大、卿運籌發縱、允爲功首、不必遜辭、欽此。臣疊被隆恩、益增悚惶、竊念大臣之廉恥、卽天下之風尙、一身之辭受、關四海之紀綱、虛冒恩賞、無以廉法諸臣、且使節節濫膺、必人人覬倖、其流弊也不小。先帝慘禍、亙古所無、不共戴天之讐何、尙忍昧良邀功、人理何在。臣每五夜搥心、仇讐之要領何以尙存、北陵之梧楸何以未堲、山東河北之赤子何以慘罹水火、汝雒鄖襄之要害何以尙阻馳驅、餉何以愈朘削、而庚癸頻呼、兵何以愈召募、而戰守日縮、薄海人才何以闕門不至、意外變故何以逐日環生、愆且積於邱山、罪莫踰於擢髮、容敢受無功之賞屢頒之資乎、謹再瀝誠悃、乞收回成命、將來戮力危疆、勉樹尺寸、再承恩寵、亦未爲遲、此時則斷斷不敢受耳。

請飭禁門戶疏

題爲君讐未復、天運已周、伏乞先治臣罪、後責衆效、以正春秋之法、而明討賊之義事。嗟乎今乙酉三月十九日矣。臣聞去年三月十七日賊逼都城、先皇帝仰天長號、遶殿環走、拊胸頓足、歎息通宵、大呼內外文武諸臣、誤我誤我。倉皇召對、人人戰栗無策、噤不發聲、乃政事之堂、尙在講門戶、講賄賂、講起用報復、講美缺危疆、大抵舉朝之精神才力、總不出此數端、遂至釀成地坼天崩之變。嗟乎、爲臣子者尙忍言哉。臣待罪南樞、於義應死、其偸生以待者、亦謂徒死無益、不如捐蹏頂踵、戮力行間、生致賊渠、獻之闕下、然後可以一死明報耳。今受命討賊已十月矣、經營不爲不久、事權不爲不專、費餉不爲不多、用人不爲不

廣而心腹之憂特劇。指臂之運不靈。株守近畿。漫無遠略。闖賊東逼。一矢未加。五夜捫心。恨不即死。因念春秋之法。凡賊不得讐不復。則君不書葬。臣不除服。寢苫枕戈。無時而終。且於未能復讐之臣子。深加貶絕。一書再書。屢書而不諱。誠恐久之則甄爲常事。安之則無復憤心耳。且載觀於書宰糾一例。則責相尤嚴。於四年七年缺書二時。則責大司馬倍懍。臣謬以相而兼掌大司馬職者也。聖人於宰糾既降書其名氏。今臣敢復列於冠裳。在天時尚經削其秋冬。在師帥敢仍存其爵位。所以然者。明大讐一日未討。則爲臣者一刻難容於天地間。今日首先伏誅以謝天下。非臣又誰責乎。伏願皇上重處微臣。以爲榜樣。一面布明大義。宏張天討。務期埽除氛燄。收復神京。使天下忠義之士。虓奮勇敢之氣。怒生。庶驕敵逆寇不至笑中國爲苟安。而輕朝廷爲無人也。臣草疏未畢。哀痛不勝。遡流窮源。因致恨於諸臣誤國之事非一。而門戶二字實爲禍首。從門戶生畛域。從畛域生恩怨。從恩怨生攻擊。而線索淵源之計愈巧。君子小人之辨愈淆。先儒謂纖私翳胸。萬物倒置矣。所以春秋之始。首嚴朋黨之誅。而門戶之名。竟結燕都之局。試問山陵安在。先皇帝后梓宮安在。血嗣安在。猶暇爭論閑是閑非。擇取孰利孰害哉。覆轍在前。可爲炯鑒。伏願皇上申戒諸臣。毋得講門戶。講貽賂。講起用報復。講美缺危疆。合內外文武大小臣工。一心專講春秋復讐大義。斯爲眞實忠君愛親。亦爲眞實愛身家妻子也。若此後文臣猶愛錢。武臣猶惜死。睚眦必報。鬼蜮爲奸。將天道必爲降凶。而國法亦難曲貸矣。

自劾師久無功疏

臣本無才謬膺討賊亦謂猛拚一死力殄逆氛庶仰酬先帝之恩光贊中興之治豈知人情未協時勢日艱自舊歲五月出師左拮右据前蹙後跋初則調停諸鎮和同室之戈矛繼則鄰蹙河上憂三軍之庚癸後且講信修睦貽百出之譏張夫皇上之所以任臣與臣之所以自矢豈僅僅支持河上聊以固吾圉也哉我之大讐在寇不寇是討而敵是防已非微臣渡江之初願況敵以討寇之舉渡河而南實與我倡處此土而臣乃分防河之力僕僕徐揚內豐方深外侮曷禦是逆賊終無討滅之日也大讐一日未復則先皇之英爽一日未甯幽薊一日未恢則諸陵之松楸一日抱恫臣是以仰天拊心泣涕出血精神日昏憂鬱日沈疾病日加深嘆於寸絲之莫酬而萬死之莫贖也臣幼讀易曰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掩卷太息聖人不但爲折足者戒其得凶實爲凝鼎者慮其覆餗如臣者豈止自愧於薄小竟德智力之俱無儻之自知之明貿貿夜行縱顛趾滅鼻不自恤矣如君父何如社稷何如蒼生何今受命十月而一旅未西所幸苟且支延警報少緩後來之彥猶可力迴覆轍大振同仇以補救於萬一儻烽息再警庸陋如初倉猝呼援雖有智者莫措其手矣伏乞皇上治臣無功之罪妙簡有用之才寄以重任期以後效俾讐恥立雪仰報先皇臣就鼎鑊如飴矣

請早定廟算疏

從古守江者必先守淮守淮者必先守河此一定之形勢也今北兵自西來直抵歸德我之河險已失矣頃報北兵初二日分爲兩路南指江干所恃以堵禦者一淮爲限耳臣提兵赴泗正思聯絡鳳泗控守淮

南。不意復有上游之警。調臣赴廬皖上游。臣伏思上游之事。發難無名。沿江重兵。自足相抵。其勢未必卽東下。而北兵南來。則歷歷有據。聲勢震蕩。遠近惶駭。萬一長淮不守。直抵江上。沿江一帶。無一堅城。其誰爲禦之。不知士英何以處蔽至此。以臣愚議。應宿重兵於盱泗、臨淮、鳳陽、壽州。控淮爲守。以靖南一旅合廣昌。以興平一旅合臣之標兵。以東平一旅合淮撫三方。嚴備。形勢相依。或不致南下也。伏乞敕下樞臣。早定廟算。上游果急。勢固不得不先防。如尙在遲疑觀望之間。則廣昌靖南之師。未可輕爲調撤。進退之際。存亡係焉。不容不再四籌酌也。

# 史忠正公集卷二

## 書

### 復攝政容親王書

南中向接好音。法隨遣使問訊。及大將軍未敢遽通左右。非委隆誼於草莽也。誠以大夫無私交。春秋之義。今倥傯之際。忽捧琬圭之章。眞不啻從天而降也。循讀再三。殷殷至意。若以逆賊尚稽天討。煩貴國憂。法且感且愧。懼左右不察。謂南中臣民。媮安江左。竟忘君父之怨。敬爲貴國一詳陳之。我大行皇帝。敬天法祖。勤政愛民。眞堯舜之主也。以庸臣誤國。致有三月十九日之事。法待罪南樞。救援無及。帥次淮上。凶問遂來。地坼天崩。山枯海泣。嗟乎。人孰無君。雖肆法於市朝。以爲泄泄者之戒。亦奚足謝先皇帝於地下哉。爾時南中臣民。哀慟如喪考妣。無不捶胸切齒。欲悉東南之甲。立翦兇讐。而二三老臣。謂國破君亡。宗社爲重。相與迎立今上。以繫中外之心。今上非他。神宗之孫。光宗猶子。而大行皇帝之兄也。名正言順。天與人歸。五月朔日。駕臨南都。萬姓夾道歡呼。聲聞數里。羣臣勸進。今上悲不自勝。讓再讓三。僅允監國。迨臣民伏闕屢請。始以十五日正位南都。從前鳳集河清。瑞應非一。卽若告廟之日。紫雲如蓋。祝文升霄。萬目共瞻。欣傳盛事。大江湧出柟梓數十萬章。助修宮殿。豈非天意也哉。越數日。遂命法視師江北。刻日西征。忽傳我大將吳三桂借兵貴國。破走逆成。爲我先皇帝后發喪成禮。埽清宮闕。撫輯羣黎。且罷薙髮之

令。示不忘本朝。此等舉動。振古鑠今。凡爲大明臣子。無不長踞北向。頂禮加額。豈但如明諭所云。感恩圖報已乎。謹於八月薄沾筐篚。遣使犒師。兼欲請命鴻裁。速兵西討。是以王師既發。復次江淮。乃辱明誨。引春秋大義。來相詰責。善哉乎推言之。然此文爲列國君薨世子應立。有賊未討。不忍死其君者立說耳。若夫天下共主。身殉社稷。青宮皇子。慘變非常。而猶拘牽不卽位之文。坐昧大一統之義。中原鼎沸。倉猝出師。將何以維繫人心。號召忠義。紫陽綱目。踵事春秋。其間特書。如莽移漢鼎。光武中興。不廢山陽。昭烈踐阼。懷愍亡國。晉元嗣基。徽欽蒙塵。宋高纘統。是皆於國讐未翦之日。亟正位號。綱目未嘗斥爲自立。率以正統與之。甚至如元宗幸蜀。太子卽位靈武。議者疵之。亦未嘗不許以行權。幸其光復舊物也。本朝傳世十六。正統相承。自治冠帶之族。繼絕存亡。仁恩遐被。貴國昔在先朝。夙膺封號。載在盟府。甯不聞乎。今痛心本朝之難。驅除亂逆。可謂大義復著於春秋矣。昔契丹和宋。止歲輸以金繒。回紇助唐。原不利其土地。況貴國篤念世好。兵以義動。萬代瞻仰。在此一舉。若乃乘我蒙難。棄好崇讐。規此幅員。爲德不卒。是以義始而以利終。爲賊人所竊笑也。貴國豈其然。往先帝軫念潢池。不忍盡戮。勦撫互用。貽誤至今。今上天縱英明。刻刻以復讐爲念。廟堂之上。和衷體國。介胄之士。飲泣枕戈。忠義民兵。願爲國死。竊以爲天亡逆闖。當不越於斯時矣。語曰。樹德務滋。除惡務盡。今逆成未服天誅。諜知捲土西秦。方圖報復。此不獨本朝不共戴天之恨。抑亦貴國除惡未盡之憂。伏乞堅同讐之誼。全始終之德。令師進討。問罪秦中。共梟逆賊之頭。以洩敝天之憤。則貴國義問照耀千秋。本朝圖報。惟力是視。從此兩國世通盟好。傳之無窮。不亦休乎。

至於牛耳之盟。則本朝使臣。久矣在道。不日抵燕。奉盤盂從事矣。法北望陵廟。無涕可揮。身蹈大戮。罪應萬死。所以不即從先帝者。實惟社稷之故。傳曰、竭股肱之力。繼之以忠貞。法處今日。鞠躬致命。克盡臣節。所以報也。惟殿下實昭鑒之。

致某

弟雖庸陋無聞。竊願附正人君子之列。老鄉翁大名。不啻泰山北斗。惜兩地相懸。無緣親炙。左老恩師。立朝正色。憐士清心。行者誦之途。賈者談之市。況我輩摳衣絳帷。親承知遇者乎。頃左世兄對揚北闕。具言腰成楚女。將吹乞食之簫。數米充飢。竟無王孫之飯。向之舉債以完官。今則刻期而取貸。在師母及諸世兄。人心熱面。豈肯坐負恩錢。然千金成擔。啓口爲羞。我輩必待其如何乞憐。然後假道義之名。而聊復周之。勺水星火。成仁取義。不幾以負吾師者、負節義耶。老鄉翁慷慨大節。斷不視爲行路。弟已具名京岸傳單。遍啓在貴庠者。惟老鄉翁竭力周全。人不定多寡。儀不嫌厚薄。至如近鄰郡學。鄉翁肯爲生生不窮之義。人心義理。士林公道。戴鄉翁者不淺。而天地鬼神。或亦式臨之矣。肅此。仰干萬惟炤鑒。

答左公子

可法終年拮据。無日不以賊爲事。而每因棘手之故。曠廢居諸。今番之苦。乃較去歲爲甚。初於酆家店札老營。設伏於關門沖界上塘撥與賊哨遇。幸得全歸。而賊亦揣知有伏。隨復引去。竊意僥倖無事矣。不料二十六夜。因黃梅城頭礮擊。遂分兩枝。一枝尙留黃梅。一枝遂入宿境。一望平原。無可扼防。而將兵可與

言守不可與言戰。又有如老世兄洞察者。刻下憂心如灼。無計可施。擬鼓奮一戰。而新練之卒。僅二千名。吳淞之四百皆象人也。撫臺操臺無一兵發到。時勢如此。付之浩歎。承教皆骨肉至愛。敢不佩服。第誰實備兵。而令吾民膏於鋒刃。捫躬自責。萬死莫辭。惟束身以聽處分而已。賊勢甚衆。實實不下數萬人。若由石碑走大路。勢必取道於桐。法已調池陽兵五十名。及甯安之二百往戍矣。按臺又現在嚴催。想不日可到。諸凡守具。恃老世兄及諸老先生料理有素耳。恩恩漫復不盡。

復左公子

世兄自金陵回。便當鼓勵諸生。速爲善後之計。據賊營走回官兵。皆稱桐之寨黨從賊者甚多。時以桐之金帛子女誘令攻城。將來定有一番大舉。不可不想到也。晦日自石碑進兵。幸得小捷。終不能創之使去。奈何奈何。光固聲息又急。桐之爲桐。岌岌乎不可支也。今已發兵三百增戍。俟太湖之賊有退意。即還顧矣。率復不一。

致劉允平同年

昨以小函奉候。想達尊覽矣。中秋別後抵六安。遽有兵譁之事。蓋因各將家丁零星不成伍。下令歸併。遂有從中挑之者。其爲首有副將劉邦域之家丁。舉事之夜。其勢甚兇。而究竟爲首者不過數人。其餘皆昏夜迫脇。實不知情。次日追及同黨者隨去。被脇者皆回。計走去不過四五十人。而南監之疏。情形迥異。不知風傳之訛。何遂至此。舒城之戰。淮兵札營不動。其追殺四十里。皆皖兵也。一戰之後。賊不敢留。亦庶幾

資其一臂矣。昨者朱公祖塘報。謂犯瓦埠二百人。係是叛兵、實無此事。恃老年臺至愛。乃敢布聞。亦以見任事之難也。萬祈祕密。弟因河南有復返之報。暫住六安。今已遠去。的於廿一北行矣。臨歧悵戀。如何可言。

致孫魯山胡吉雲夏國山

弟某自去臘廿四日督兵北行。今前鋒將抵竟而弟尚在滕縣。其遲遲之故。因各撫俱奉旨止回。而寇復耽耽門庭。不得不從容候旨。以便回顧也。東省經難後。亂兵土賊。到處橫行。不成世界。敝標之兵幸守紀律。到處有壺漿相迎光景。只恨來遲。不能建寸功以報聖恩耳。聞張鍾老閫門死難。令人涕零。盧九老身先將士。竟死於陣。國家失此棟梁。悲憤累日。不能自已。近日仕版中。不見姚永老。不知何故。邸報兩月不見。都門事一切茫然。今以奏銷勦餉之便。敬訊台祉。附有懇者。軍前監紀初薦歸德顏二守。未果。今擬用雄縣令張秉禮。聞此人乃總兵張安之子。做官有清名。而家計饒裕。常養壯馬健丁。且於去歲春間。竭力濟軍。有勦賊之志。若得此人可助一臂。因近畿州縣方慎選。恐又爲部覆所格。祈慫恿玉成之。奏銷疏發於十二月八日。因承差被擄逃回。今再遣去。故仍前月日也。晉生親翁孫北海父母均乞叱名致意。

致金楚畹

治某因寇遁河南。於去臘廿四日督兵北援。業已小函報聞矣。茲抵睢陽。聞山左之陷已及鄒滕。勢不得不渡河而北也。從此日遠旌旆。不勝悵慕。

與湯公祖

治生行次壽春連接邸報有敵兵出口之說擬馳至蒙城具疏回參而以千金之餉解濟京需何等穩著乃濡遲不決直抵彭城川兵倡言不肯渡河沙中偶語譁迹已彰而該將不察也於初九夜二鼓忽發火數把得李忠和輩鎮住各兵旋札營不動火勢延灼遂燼河干草棚四百間今已得首惡三人正法治生進退狼狽苦不可言昨得老公祖札諭即擬旋師因有此舉反覺不便只得渡河而北矣乞老公祖措解餉銀二千貯彭城以俟若鄒滕間可以得旨庶還軍有名耳萬惟留神又聞豫兵大譁許州降丁內叛已不保矣豈氣數到此人力不可挽耶可爲浩歎

與李餘我

川兵妄逞以嚴法懲之幸已貼然渡河矣忽接邸報內見朱公祖入衞之疏奉有已有旨委道入衞之旨而洪亭九老師與左總鎮皆屢旨催之入衞則治某此行非敵出口恐無還軍之理也敬有瀆者徐河廳同知張俊英敏鄉人也奮爲西安僚友相與莫逆其才品膽氣卓爾不羣向爲惡瑣所糾今以備河著績考滿在邇當望栽培又州同劉兆東爲治某社友一塵無染百瘁不辭雖幺麼下吏而志期甚遠統乞祖臺於復命時賜之薦剡實足爲良吏勸非敢阿私幸俯原冒昧之罪

復劉允平同年

南舒小捷差壯軍聲然猶未能滿志捷後正遇邸報久斷又老親闲住天津城中日夕憂惶眠食俱廢於

寇退之後。整旅北行。途次得家信。老親仰藉宏庇。已於仲冬念五抵舍矣。惟敵騎不返。今又漸逼鄒滕。皖兵苦單。恐不能渡河而北也。愁緒如蝟。莫知所裁。睢陽道中。捧讀台翰。所諭敍捷宜優。以鼓敵愾。弟固知之。第自反叨恩逾格。糜餉且多。小捷飾誇。實所未敢。若今番三戰皆捷。而寇則一去不留。將士之功。自是難掩。業爲備悉入告矣。地方蝗旱之後。又值寇氛。冬盡春初。困乏實甚。弟已設處賑給。行於六安霍山。而皖屬尚未能及。爲郡邑長吏、當此之際。莫爲省憂。可畏。容弟急商救濟之方。仰副德意。佈復不備。

復傅鶴汀

老父母居鄉居官。無間可議。樞曹一席。滿擬首推。不意僅得比部。方令人悵歎不已。乃未幾。望衡議以如此遷轉。而誣爲賄得。眞可異也。承示大揭。剖辨極明。卒無奈當事瞻顧。莫爲平反。惟付之舉世公論而已。治生辦寇入援。日在勞攘。未遑遣候。疏節爲慚。聊代薄程。以將遠念。俟台駕卜居金陵、再圖晤語。不盡瞻馳。

與楊某

老年臺手翰所諭云云。眞可怪事。然翻刻逆案。亦覺可省。弟前見左三哥。亦曾婉言規之。令其晦迹讀書。諸兄頗以爲是。不意果以此致讐家之怒。至於不可解也。弟聞楚中各弁。深服老年臺寬大。得體。覺弟事事苛細。徒自苦耳。但此時收攬豪傑。體貌不妨稍優。而寬大中。自有應嚴整處。弟偶有所聞。不敢不效。他山之石也。恃在骨肉。乃敢爾爾。惟我年臺諒之。

致副總馬元度

不佞閱人頗多。求將甚切。而忠義性生。膽智俱足。如大將軍者無一焉。平日企慕之殷。有如飢渴。無奈徐障江淮。較皖尤重。又廣當事夙倚以此開嫌。幾欲別有借重。而躊躇未果。聞揆樞夾袋久已首推。不佞惟順風一呼。以快帥壇之早建而已。衝邊戰將。出於麾下者甚多。此時有置之散閑。未展大用者。不問官職崇卑。乞大將軍撥冗指示。永以共濟時艱。所甚快也。今日竟報何如。附來賜教。

復徽州紳士

今天下之所最厭苦者。惟賊與兵。乃兵之足爲患者。或自以爲兵。而郡邑莫能禦之。又或人以爲兵。而羣坐而俟之。是故兵之所恃以逞者。賊亦冒之以爲名。而居者不察。此郡邑之所以淪亡。而不可救也。貴鄉號僻壤。又殷富不見兵革。此其爲豺虎屬目久矣。三月祁門之役。衆志成城。一以扼險殺敵爲勸。使天下之人。盡如貴邑。寇盜不難平也。而議論呶呶若此。何以爲地方綢繆計耶。所諭敬心識之。方冗率復。伏望鑒原。

與金正希

老年臺之名在天下。無知與不知皆能言之。若淮陰之距新安數百里。又受事有年。而高山之懷發於寢寐。上林之鴈不通數行。平生疏拙之辜。誠不可以擢髮論。以祁門三月之役。貴鄉諸生曾一通其顛末於淮上。而後知老年臺之忠孝。爲不可及也。當今之爲國家患者賊。而殺賊則兵也。兵能殺賊則兵。兵不能

殺賊而所殺非賊則併不得爲兵夫兵之不得爲兵久矣至兵之假號爲援勦爲勤王而實快其擄掠殺百姓之志此憂時之士所以當食而放箸也又況紆途縱掠明明賊之行徑而欲責地方之不疑何可得耶前已有字致當事乃其復弟者以各兵自明其非賊將馬匹器械一切交付而地方於深夜圍而火之弟亦正疑此舉之太過及讀台翰則此語又假爲慕兵官之故爲糊塗也台諭云與賊入而後有悔毋甯禦之而後有悔夫禦之一字既難言之而悔之一字尤難言之今江北之民之蒙難者歷十餘歲矣苟其一心禦之即未必悔苟不禦而即悔則亦必不禦而以悔之置後而禦之獨先此固明哲之事而何當事者之不見察也老年臺身居苦塊之中而力負疆場志安桑梓身任而不勞怨至而不悔慷慨激烈之氣發於楮墨纚纚累千百言使人悚服聖明在上晦霾之日月何可不揭中天而行也大教謹一一心識之弟法適以南樞員缺謬膺簡命今且揚帆次眞州矣正値旁午諸不遑及惟老年臺鑒之嗣將另布不盡欲言

## 復左武康

痛哭先帝瀝盡心血卒猪數月甫戢兵民而北騎紛紛南下河干露宿飧寢俱忘苦不堪爲知己遇也時事敗壞一至於此接手教知爲政靖安家國不負獨老師叔之誣大爲於邑然此案借題泄忿貪令止議罰贖即加以庇貪之名其爲減等可知一避不免借人口實矣蓋庇之一字代人受罰而避則涉藐旨世兄在事無可媒孽人即善譖何以加諸愚意師叔不妨出質痛言借題傾陷之故即至重擬而滬淄別白

自難泯一世公心千秋定論世兄但期潔己靖共靜俟公道之自定避與遷皆非穩著也至不佞軍前題用尤爲不便苟可用力正不敢秦越視也佳惠附璧亦遠嫌之意

復孫魯山

弟某督兵北援徘徊中道倏進倏退空受艱辛敵寇兩耽徒應故事言之汗顏今已回信辦寇矣特此奉聞承諭考事某堂弟可程少而孤長而貧玫苦窮年秋闈屢蹶憶先伯以屢中備卷抑鬱早亡今舍弟年踰三旬有志未展故弟惓惓念之考期在卽儻文字堪錄俾得食餼於庠則拜德無量若胞弟可模學既未充年亦未長考之利否應聽自然弟與模均不敢萌僥倖之想惟老父母相照決不敢辱鼎言之及也

致給諫倪某

近地不靖何暇遠征內亂未消安禦外侮明明恢復大局可惟我所爲而掣肘不舒心憂徒切每一念及淚下沾襟不意砥礪半生到此一文不值也

與雲間諸紳

天禍家國逆闖橫行豫楚晉秦所在淪喪陵濫肆其蹂躪黔黎聽其凋殘用廑聖憂垂二十載近者鴟張北向犯闕無疑法也聞之五內震裂夫西平許國卽懷內刃之思太眞忘軀遂灑登舟之涕法雖迂疏淺陋未敢遠附古人而國難方殷何敢或後頃者誓師秣馬以鼓勤王而坐乏軍需點金無術徬徨中夜泣下霑衣且聞同仇者臣子之心急公者烈士之義獻牛十二賈人之氣猶雄指粟一囷朋友之交以篤矧

夫冠裳大雅。正念在君。君辱臣死。於斯尤甚。伏見諸台臺勵揩瘁之素志。負報國之孤忠。雖潔身修行。或有心難自效。而毀家佐難。亦大義所不辭。儻邀慷慨之懷。俯下勿葵之賜。則社稷幸甚。天下幸甚。

# 史忠正公集卷三

## 家書

### 家書一

信緊急未知何時可到。又未知父親母親安否。天津城池堅固否。每一念及不禁涕零。惟願父親母親寬懷。不必以男爲念。昨者賊犯六安。我兵三戰三捷。自此軍聲大振。可保地方無事矣。連日因邊情緊急。擾於數日提兵入援。儻就膝下。則萬幸也。如敵騎不退。俟春融冰泮。仍乞父親母親泛棹南來。再圖北上。乃萬全之計也。恐可模不諳事體。必欲冒險進京。萬一中途疏虞。悔之何及。男事情迫切。不敢不直言之。

### 家書二

十一月十七日寄書一次。付承差劉應魁。未知到否。聞敵兵漸漸南來。未知父親母親與夫人安否。天津城內可安宿。無事否。日日懸念。寢食不甯。如敵兵不退。俟至春間仍坐船回南爲是。萬不可冒險而行。全在夫人主持。不可再錯。連日賊犯六安已被殺敗。我身體壯健。不必挂懷。今欲提兵到京。如途中得一相見便是萬幸。萬一天津不守。夫人惟有一死。萬萬不可貪生受辱也。事到如此。無可奈何。痛甚痛甚。

### 家書三

初聞父親母親駐天津。憂懼之甚。及承差劉應奎到。據稱城堅可守。始略放心。然終不能釋懷也。茲於二

十五日遇承差汪思誠。知父親母親已於十一月二十五日進京。不勝欣忭。但父親病體尚未大痊。恐到家之後。不無人事應酬。日費艱難。又添憂惱。乞父親凡事寬解。男在外安泰。又流寇三次殺敗。望風遠避。境內一毫無犯。若於臘盡春初再爲可模完娶。則父親母親心願畢矣。聞母親亦常多恙。未知近日何如。尹大舅聞在蕪湖。今已差人往接。母親不必懸念。帶去秋羅二匹。乃母親吩咐買寄者。京中諸物騰貴。日費艱難。前吳逢順劉應奎寄去些。須恐不足用。不妨暫貸於諸友。容男陸續補還。都中庸醫用藥。不可不愼也。

家書四

初聞在天津住。日夜焦愁。臘月二十五日。汪思誠到。方纔放心。我在外身體安泰。流賊三次殺敗。今已遠去。不須挂念。惟念夫人是一苦命人。別離五箇月。未知身體安否。太爺病體未痊。太太又常多病。我別無倚靠。全賴著夫人。須百凡小心。盡奉侍舅姑之道。度量要寬大些。不可時時愁苦。上天不負好心人。日後受用正無限量。若父母高年。不知後來如何。凡事須順其意。八哥娶親。凡事替他管顧。正是孝順公姑。留意留意。太爺病體。看光景如不能好。夫人還該在家侍奉。萬一有變故。便省得往返奔波。千思萬想。只願夫人作箇大賢大孝之人。斷不可負我一片好心。楊太爺太太及閤家想俱平安。見時爲我致意。

家書五

聞吾弟往來天津。行李無失。父親母親俱得抵京。誠爲幸事。吾提兵入援。已渡黃河而北。聞得近京與山

左告急。兵力寡弱。勢不能前。而流寇復犯江北。不得已引軍還矣。此時都中米珠薪桂。欲寄盤費。恐途次差池。只得待之敵退後。諸親友處。可以借貸權宜行之。有今日之苦。方知前日勸留之爲是也。考期場事俱不遠。吾弟完婚後。當以進取爲志。嫂子欲來。須在敵退後。或待之秋間。一同前來亦可。母親素多憂慮。當委曲寬解。父親用藥萬不可誤。記之記之。江醫如思家。令齋奏承差有便馬帶來。量給盤費。一路勞苦。俟渠到家酬之可也。

家書六

男屢次具稟。恐路途阻塞。未知到否。十二月二十六日。又差承差許應奎齎稟前去。聞爲亂阻。又未知何日可到。男領兵入衛。已於正月十一日過黃河。今將至滕縣矣。京報已斷月餘。忽得十二月十八起至二十三日報六本。內提塘官稟稱父親病已全愈。男不勝忻躍。恐春起脾虛更難調治。母親身體想亦萬安。乘此春月。當爲可模急完親事。男欲寄些盤費。因途間難行。前令承差丁應揚寄銀三十兩。爲家中雜費。竟被北兵搶去。空自逃回。是以不敢輕寄。都中親友有可借處。父親設法借之。事平路通。男自一一措還。惟望父親母親寬懷珍重要緊。勿以男爲念。

家書七

自聞信即擬率師北援。因十一月間。流寇東犯。勢甚洶湧。只得先以辦賊爲急。今幸三捷之後。賊遁境外。始以二千餘督之北行。則時已殘臘矣。月餘京信不通。憂憤之極。連日始有報到。尚是冬至前光景。不知

此時又是何狀也。三太爺在天津。不知何日可到家。彼處城池可守否。儻藉宗社之福。敵早出口。則後會尙自可期。然遭此亂時。骨肉星散。眞令人一日九迴腸也。前寄書儀有未用者。以二金奉四太爺過節。一兩奉五嬸母。一兩奉舅太太過節。以二兩奉三弟買書。餘不能概及也。三太爺如早晚到家。卽寄一信以免懸慮。

家書八

吾領兵到山東地方。得夫人去臘十八日所寄書信。和太爺病勢甚重。又八哥擇臘月二十九日娶親。惟是太爺此病當不得屢次觸犯。日久必然難好。須夫人專專守候扶持。不可飢飽。不可惹氣。如京中有名醫。可令他用心下藥。包好重重謝他百金。醫有想頭。自然用心。此箇一件最大之事。留心留心。太太娶了八哥媳婦。夫人更要小心。凡事務須含忍。不可存一點成心。只要求公姑歡喜。讓得人。受得苦。纔是享福之人。北邊破了五七十州縣。不知殺了多少人。昨山東濟南滿城官員家眷。都殺絕了。眞是可憐。看到此處。可見凡事有命。爭名奪利。爲身爲家。有何用處。如今我年已長。又無子嗣。父母又在他鄉。不能事奉。若非夫人替我孝順。更靠何人。此第二件最要緊之事。留心留心。楊太太腸窄。凡事須要寬解。夫人雖苦。然上有父母。下有丈夫。凍不著。餓不著。就是目下分離。日後自然聚會。萬一上天見憐。生得一子。受用正自不盡。何必憂愁。就是凡事不如意。都有箇命在。看到他人家破身亡。我們便是有福之人。務要多方勸解。此第三件最要緊之事。以前路上不通。不敢寄盤費。如家中缺用。夫人可將簪珥衣服。或當或賣。暫供日

用。俟我寄銀取贖。莫令太爺太太煩惱。八哥媳婦新到家。凡事勸教他。儘讓他。此第四件最要緊之事。太爺病體如難得好。可密寄一字來。我當預備回去。凡錢糧等件。早早料理。莫待臨時張皇失措。帶去棺木。可於騾車上兩次帶進城備用。此第五件最要緊之事。我領兵到兗州暫住。今已奉旨止回。流賊已殺得他怕了。再不敢來。我身子頗健。並無疾病。不必挂心。李書隨任十年有餘。可將大哥處差使賞他罷。夫人酌之。其餘家人。後來看他。他們跟著做官。徒受清苦。甯可我們淡薄。不可教他們含怨。夫人是極好心人。於我所言。決不見怪。寄去綾機紬二匹。與八哥夫婦。又家間盤費銀三十兩俱望查收。

## 家書九

兄督兵到山東。於十九日遇承差吳逢順等。得吾弟兩書。家中事體。多未詳載。最要緊者。莫過父親病勢。傳說甚劇。吾弟卻以爲照舊。何也。如江醫可用。仍令用心調治。不可用。當急訪名醫令其包好。許以百金爲謝。緩緩調治。又須家中用心扶持。凡事快意。毫無憂愁。毫無煩惱。方可望痊。如萬一難痊。須早寄一字。以便料理收拾軍馬錢糧。準備交代。萬一有變。吾弟須報知孫魯山父母及胡吉雲年兄。即議代者速推。受事。庶兄得早回家辦理喪事。言及此肝腸迸裂矣。城外壽器。須設法運之入城。吾弟完姻後。即當下帷。流光荏苒。不可錯過。母親心窄。凡事寬解之。尹舅聞在太平已差承差汪思誠去接。稟明母親。不必懸念。寄去銀三十兩爲家用。不能多者。因道路多梗。恐有不虞也。家眷南來。須在吾弟場完放榜後。嫂子如過憂慮。婉言勸解。昨濟南之陷。殺戮甚慘。當此亂世。惟有存好心行好事。聽天命而已。

家書十

去歲臘月得承差一稟。謂父親病勢增劇。男不勝憂惶。後江醫又稱漸愈。恐是借此寬慰男心。近日春起脾虛。益費調理。未知得如舊否。此病當以寬懷抱節飲食爲主。恐家間無人事奉。男時切懸念。又母親素日多病。不知近來何如。茲督兵入援。已抵東阿。忽奉旨止回。不能至家一看。惟望父親凡事寬解。可模婚事既完。心願已畢。即家間清苦。有男在。自不必憂衣食也。中軍參將孔登科。已題安慶參將員缺。今渠回宣府搬家眷。如父親母親南來。即令本將帶家丁隨護。但恐父親病體未愈。非船不行。又可模婚事初完。考期不遠。或須俟之八月揭榜後。此在父母上裁。男不敢必也。恐家用缺乏。今寄去銀五十金。又銀杯一隻。父親驗收。若急於南來。缺少盤費。須煩大哥貸處。如俟秋間。則男於七月間差官帶船迎接。惟候信到即遣之行。祖父行狀附寄。清明在即。似應即勒之石也。

家書十一

屢得家信。知夫人身體安康。喜甚。但不知太爺病體比前如何。又不知太太及楊太爺楊太太近日俱安否。我提兵將到德州。指望到家一看。不料奉旨止回。今回六安去矣。八哥新娶媳婦。凡事教導他。儘讓他。只要父母歡喜。百凡忍耐。上天不負好人。惟願夫人好心到底。我孤身在外。所望事奉父母者惟夫人一人。當念我苦萬萬不可灰心。太爺飲食全要調理。當委曲勸之。孔中軍回家一看。如太爺要回南來。可僱大轎一乘。騾轎三乘。長騾幾頭。令他帶家丁護來。計其所費不過百金。於大哥處借用。如太爺病體不能

乘轎。可等到八月盡間。還自水路南來。我當於六月間。差人往接。夫人務念公姑爲重。必須太爺病體漸安。再四教來。方可獨自南來。如太爺病重。或家中諸事不妥。夫人離不得。卽不必急急南來。此番各處人妻離子散者。不知多少。卽朱勉齋妻子也被殺。我們合家得免患難。就是絕大的造化。後來夫妻相會。自有好處。惟父母事大。全在夫人委曲盡心。家間門戶要謹愼。待東宅大小人要謙厚些。待使下人要寬些。五嬸母事該當相助。但此時手中空乏。不能顧人。今寄去銀十五兩備用。夫人可將首飾變賣用度。將寄去銀以數兩與之。亦陰德事也。九哥如有志成人。帶到南邊讀書亦可。聽夫人酌之。尹大舅已差人尋找。我因北行。故承差尙未回話。可向太太寬解之。我在任已經年半。再過年半。就該考滿。請誥封。所言覃恩、久已奉旨不准、非我不請也。

## 家書十二

屢得來信。知家計艱難。人事疏闊處。此時勢不得不然。惟求父母安康。是所急耳。父親病勢。不知近日何如。恐春起脾虛。又費調理。江醫可用卽用。不必求速效也。其家用已給十金。卽充本醫藥費。不必責令償還。尹大舅聞在太平。已差人尋覓。因督兵北行。尙未見有回音。可婉言母親前。免致焦思也。兄巡撫年餘。僅有四百三十金公費。七百金紙贖。而歲用幾至二千兩。其不足者。皆於別項代支。尙無償補之法。近因敵犯內地。又將一年公費捐以充餉。道途奔走。紙贖全無。窘索太甚。驢市衙衙房價無力辦此。當急已之。此時婚事已畢。急須讀書。一切人事。俱當謝絕。新婦當教以事舅姑之禮。孔中軍已題安慶參將缺。今渠

回家一看。如父母急欲南來。即僱大轎一乘。騾轎三乘。及騾數頭。令本將帶家丁護來。山東一路。夫頗易僱。合計各項不過所費百金。即求大兄那處。似無難事。如父親病劇。難於陸行。則姑待吾弟入場揭榜後。兄於六月之杪。即撥船遠迎。須預先商定。書到即行。嫂子心窄性執。凡事當諫勸之。外胡吉雲年兄有手字到。云吾弟考事。俱吾弟年尚稚。學未充。當聽自然。不可萌僥倖之想。都中有同年相知來。問父親安者。便中開來。以便書中答謝。其回刺當極謙謹。勿負惓惓。家間門戶宜謹。待下官恕寄去五十金。及懷一隻查收。祖父行狀寄去。清明在即。可與叔父大兄三弟共商即勒石。所費於寄銀酌動可也。又與傅鶴汀一字。併銀六兩。可令的當長班送去。不可草率。

家書十三

三月望日得弟來書。知父親病體尚如舊。母親平安。不勝忻慰。惟弟新婚後。雜以人事。胸中如麻。來書可知也。閫事若無可望。正不如侍父母南來耳。買房一事。當急停止。此時貧甚。那得數百金也。如父母急欲成此。可以婉詞稟之。慶哥一貧至此。令人痛甚。發去三金。給以歸日家中凡事當體父母之意。南來之期、定於八月之杪。就安慶太平漕船爲便。臨時自有的當官役往迎也。

家書十四

二月二十四日發一家書。令兵部差官帶去。不知到否。兄於三月初五日到六安。流寇遠遁。地方晏然。惟念父親病體。不知近日何如。母親亦平安否。尹大舅在汪承差處當即護送回家也。前寄去墓誌。內有篆

額書丹官銜。查書丹應在前。當用劉年兄銜。篆額用湯公祖銜。如已刻就。不妨改鐫。嫂子處卽以此字示之。三五日後差人上本。當再寫書也。

## 遺書

### 遺書一

敗軍之將不可言勇。負國之臣不可言忠。身死封疆。實有餘恨。得以骸骨歸鍾山之側。求太祖高皇帝鑒此心。於願足矣。乙酉四月十九日。大明罪臣史可法書。

### 遺書二

不肖兒可法遺稟母親大人。兒在宦途一十八年。諸苦備嘗。不能有益於朝廷。徒致曠遠於定省。不忠不孝。何顏立於天地之間。今人死殉誠不足贖罪。望母親委之天數。勿復過悲。兒在九泉。亦無所恨。得副將德威完兒後事。望母親以親孫撫之。四月十九日。不肖兒可法泣書。

### 遺書三

可法死矣。前與夫人有定約。當於泉下相候也。四月十九日。可法手書。

### 遺書四

可法遺書於叔父大人長兄三賢弟。及諸弟諸姪。揚城日夕不守。勞苦數月。落此結果。一死以報朝廷。亦復何恨。獨先帝之讐未復。是爲恨事耳。得副將史德威爲我了後事。收入吾支爲諸姪一輩也。切勿負此

言。四月十九日。可法書於揚城西門樓。

遺書五

可法受先帝厚恩。不能復大讐。受今上厚恩。不能保疆土。受慈母厚恩。不能備孝養。遭時不遇。有志未伸。一死以報國家。固其分也。獨恨不早從先帝於地下耳。四月十九日。可法絕筆。

二十一日遺筆、

恭候太太、楊太太、夫人萬安。北兵於十八日圍揚城。至今尚未攻打。然人心已去。收拾不來。法早晚必死。不知夫人肯隨我去否。如此世界。生亦無益。不如早早決斷也。太太苦惱。須託四太爺大爺三哥大家照管。炤兒好歹隨他罷了。書至此、肝腸寸斷矣。四月二十一日法寄。

# 史忠正公集卷四

## 雜文

### 甲申討李賊布告天下檄

維崇禎十七年四月朔日。南京參贊機務兵部尚書史可法等。謹以宗社危情。生民至計。布告普天臣子。嘗被今天子十七年之鴻麻。迄高皇帝三百祀之陰隲者。其言曰。竊聞遭朝有道。類多以文事之盛而詘武功。遘會非常。正可以國恩之洪而徵臣節。故天寶亂而常山睢陽之事奇。靖康靡而宗澤李綱之氣烈。彼皆慮從上作。豈可預知。然且鐵骨錚錚。與艮嶽之峰而並厲。義氣發發。攄雲霓之奏以爭鳴。況休命篤於上天。明德光乎良史。有若本朝者乎。力掃陰霾。二祖之宏謨號同盤古。治崇寬簡。累朝之熙洽象擬華胥。乃至今上特興。德勳益備。孝廟之溫恭儼在。世宗之神武重光。當沖齡而壻恭顯之家。立清宮府。於召對而發襲黃之歎。總爲編氓。以寇起而用兵。是虐民者寇也。而兵非得已。以兵興而派餉。是糜餉者兵也。而餉非自私。顧猶詔旨頻頒。有再累吾民之語。每當天災修省。無一時自逸之心。蔬膳布袍。眞能以天下之肥而忘己之瘠。蠲逋宥罪。不難引一人之過。以就臣之名。是宜大業之宏昌。何意諸艱之駢集。理誠莫解。事有可陳。思爲蒼生而得人。上之張羅者誠廣。責以赤心而報主。下之自矢者難言。家家有半間之堂。事事同小兒之戲。果能功名比曹武惠。詛妨好官之得錢。竟無肝膽似漢淮陰。曾念一人之推食。世俗大

都爾爾賢者一併悠悠壅蔽實繁擔當何狀閫之不早病已成於養癰局尚可爲涉必窮於滅頂悲夫悲夫邊塵未息寇燄旋騰血濺天潢烽傳陵寢秦稱天府誰能封以一丸晉有霸圖無復追其三鴈乃者介馬橫馳夫畿輔羽書不絕於殿庭南北之秅莫通河山之險盡失天威不測極知漢天子自有神靈兵勢無常豈得謝太傅但憑歌嘯留都係四方之率司馬有九伐之經義不共天行將指日克襄大舉端賴同寅請無分宦遊無分家食或世貴如王謝或族盛若金張或子虛之以資起或輓輅之以談輿乃至射策孝廉明經文學亦往往名班國士臺爲里雄舍無各抒壯猷各團義旅仗不靳於武庫糗無薄於郇廚飛附大軍力爭一決但羣策直承黃鉞豈賊運得有白頭醜類立殲普天大慰此則萬代之所瞻仰惟九廟爲之監臨者也儻策未暇夫即戎必義且先於助餉多或抵小國之賦少則割中人之家幸濟危機何弦高之牛足惜即非長物亦曹洪之馬是求各付有司轉輸留計此則事靡從便氣易爲豪至登龍巨商聯田富室若與紳並舉亦自分誼有殊然使平準法行即陽翟之雄豈能居其奇貨又如手實令在將處士之號未可保其素封凡稱多算之有餘總賴聖恩之無外欲與共爲義士多方亦賴同盟徧植佳緣無忘善誘譬若同舟之誼但凡在千八百國畸非王臣授諸恤緯之心決不至四十二城遂無男子嗚呼視郊乃雍容之事唐莊尚有崇韜出寨本僥倖之圖漢武乃逢卜式矧此何日敢曰無徒不惟社稷之憂即是身家之算始賊之巧於爲餌時亦有優孟之仁迨我之既入其變莫不攖地獄之罰齊姜宋子相牽而入平康珠戶綺窗所過便成甌脫來俊臣之刑具則公卿之被拷者痛嘗鄭安國之書圖與老弱之受傷

者酷肖是皆難民所說足令聽者寒心夫連歲報陷如五臺太原武昌等處皆行省也其中金穴何止一家牙籤正不勝紀若六時之牛酒不乏雖八公之草木可驅只坐一慳遂成胥溺豈不冤哉欲圖穩著須問前車誠清夜而念上恩雖何曾之萬錢有難下咽更援古以籌時象豈王衍之三窟便可藏身同舟即一家破巢無完卵可不思之思之又重思之也哉法等智不足以效謀憤何辭於即死實切執殳之願輒通託缽之呼人理苟存我求必遂如或纏情阿堵絕念封疆睢陽之援竟停則霽雲抽誓言之矢荊州之粟獨擁則温嶠有迴指之旗封章尚達於北辰奮筆敢駕於南史所爲過計亦屬癡衷見起君親約昭天日法等無任斫地呼天捶心泣血之至謹檄

祭左忠毅公文

維崇禎乙亥冬之仲月門生史可法奉命整飭安池駐節江上悵望皖公知大中丞左師藏靈於皖山之麓松鶴書院因不勝嗚咽特卜於十二日以剛鬣柔毛清酌庶品之儀拜於墓側而奠之曰嗚呼吾師生平著作獨取法於韓蘇報國孤忠嘗自方於陳賈文章氣節蓋海內正人君子所共宗也天啓乙丑觸忤權璫羣小朋搆而下緹騎之詔法即爲師涕淚之無從矣迨臨桐封聞師之太翁哭師之孝師之伯氏叔氏哭師之弟師之嗣世哭師之慈門以內哭師之義亞旅臧獲哭師之仁以至族閭姻婭哭師之嫺睦朋儕居游哭師之任恤甚而通邑之知與不知莫不哭師之忠而被謗直而受誣一時天地且爲師感泣山岳且爲師崩頹風雲且爲師變色而拜旨時駢肩塞巷者咸豎髮裂眦欲得閹宦而甘心焉曾幾何時九

五當陽。冰山銷毀。聖主昭其血碧。舉國式其幽丹。聲名光史册。貞珉賁巖阿。卽餘英所振。猶使虺伏狐摧。至今不敢踦躅於冰霜之漸。則師之死賢於生遠矣。更何恫乎。雖然法之哭師痛師者。至今日猶戚戚也。蓋師素擅文名。更稱冰鑑。當其提衡冀北、八郡羣空。法甫弱冠。亦隨行逐隊。步諸生後。聲名固寂如也。師不以爲不才。而拔之以冠八郡。且謂法曰、爾當於卯辰脫穎去。維時法未之信。不虞兩試暴腮。果以卯辰雋也。從來文字遇合有奇焉如此者乎。且師之於法。固不第文字之知已也。又因法貧甚。而館之宦邸中。每遇公餘卽懸榻以俟。相與抵掌時事。辨論古今。不啻家人父子之歡。猶憶逆璫陷師於獄。一時長安搖手相戒。無往視者。法不忍以逆燄故而避之。微服過從。一慰痛楚。師見而蹙蹙曰。爾胡爲乎來哉。唯恐夏馥之載禍相餉也。瀕危若是。而尙慮以相知見累。師眞師而父母矣。濡首深思。每懷靡及。竊願他日得一第或可少酬知遇。而今幸奉簡書勞勞皖國。正所謂志士酬知之會也。師乃高臥松楸。徙懸總帳。華表之鶴不返。龍門之月空明。法所爲一睇龍山鳳石。而忽不禁血淚之盈盈也。師之嗣世。皆血汗神駒。早暮間卽飛黃騰達。大忠貞之報。埏埴固無所事。法卽謀片石。繪師忤璫之故。白師忠烈之心。以垂之永久。塑師像社而祝之於文公朱邑之間。里之好義者當饒爲之。又不待法之呶呶也。鬱鬱此懷。何以自達。惟有引清泉拊白石。擗踊以歌之曰。泰山其頹、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吾將安放也已矣。

祭廬州殉難官紳士民文　勒碑六安州學署

維崇禎十五年歲在壬午孟冬辛亥月越祭日癸卯。欽命總督漕運提督軍務巡撫鳳陽等處兼理海防

戶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都御史史可法謹以牲醴香楮之儀致祭於廬州府通判鶴天趙君與基翰林編修吉雲胡君守恆南京光祿寺卿靖符錢君策雲南布政司參政畸人程君楷原任南京旗手衛總司趙君之璞廬州衛經歷鄭君元壽崇明把總金君玉度六安衛指揮喬君允遷千戶張君國政巢縣典史韓君思義府屬諸生江君源洞黃君中理耆民劉鉉等之靈曰嗚呼今夏賊陷龍舒暨於郡城無巢六霍諸州邑後先俱失余聞報淮上悲憤不欲生已乃搤腕呼天訴之曰余實不德其官紳士民何罪而乃堪此厄也傷已九月余竣事於輸挽之役策馬西征目擊荒草迷途烟炊斷絕遺骸市地怨氣凝纏嗟哉死者不可紀極而生者殘肢斷腕同於人彘之形抑更悲矣憶昔余之禦寇安廬也馬首所及諸生迎於郊百姓迎於路賢士大夫候於庭相與勵師徒畫籌策修守具備餱糧若同舟之遇風同室之助鬬家人骨肉之誼何其眡然而今已矣奉簡書而治兵者虛擁蘘牙遺羞巾幗視秦庭之哭耳如不聞而援絕力窮城頭慘死乃在郡佐之大夫衙幕之散員豈不慟哉守土之吏印纍纍綬若若平日苛政如虎不以百姓爲心一旦賊薄城下手足無措相與抱頭鼠竄視民城如敝屣然而奮不顧身手刃賊衆整冠危坐誓死不移乃在鄉士大夫二三忿弁豈不慟哉又不然則平日號爲賢紳以海內清流自負論長持短不難居是邦而非大夫意其臨難不知如何激烈乃束手就縛長跪乞哀叩幾千百首倖全其就木餘生爲節義名鄉之辱而登陴固守城破之日視死如歸竟在守禮之子矜飢窮之黎庶豈不慟哉余爲諸公慟士民慟而幾無以自解也爲之請於朝如趙君之死於城頭也或以爲酒醉或以爲疏防余爲之辯雪而懍懍

大節。乃暴著於天地間。意趙君之死無憾矣。如太史胡君。勳卿錢君。大參程君。旗總趙君等。或以爲激變。或以爲死潼。余爲之辯雪。而懍懍大節。乃暴著於天地間。意諸君之死無憾矣。如諸生江源洞等。耆民劉鉉等。死不一人。死不一地。卽不能起九原問其姓名。要皆攖白刃而不悔。甯玉碎無瓦全。以視他人之偸生。究與草木同腐者。何啻霄壤。然則諸生士民之烈烈而死。亦何憾乎。而余又何憾乎。余所慟者。昊天不慇。降此荼毒。上不能矯箭控弦。竭緜力於皖上。受事之日。滅此朝食。次之兩淮督運。不能決樽俎。分符轉戰。有獻俘斬馘之功。下之不能周歷郡縣。嬰城固守。爲父老子弟議保聚。數者無一。遂碌碌取容。而波頹瀾倒於半載之內。嗟嗟。尙何言哉。尙何言哉。雖然。余之罪大矣。重矣。而余之心何嘗不共白也。贏衣躍馬。念止在民。仗鉞臨戎。惟力是視。諸公士民尙鑒茲哉。余用是益自悲矣。溝壑者烈士之志。馬革者臣子之心。異日天子下璽書。祀明堂。銘鐘鼎。生有顯業。死有榮名。爲諸公者。可以揚揚地下矣。獨是千百萬億之士民。或蹈水火。或殞刀兵。或轉溝壑之區。或粉戎馬之足。遠近畢至。大小率從。今西望固陵。泉眺姥山。南憑冶父之衢。北極毛公之域。淒風飄發。黃雲四垂。陰焰冥迷。青燐滿目。余之慟將何時而已。乞所願生爲怨苦之人。死則化爲厲鬼。以助余前驅翦爾仇讐也。余有心爾能忖度。余有言爾能聽取。苟可以聽余之言。度余之心。亦可以惠然與諸公共歆余之饗矣。

## 邀助左公子啓

原任北直學宪左大宗師。立朝勁節。昭昭人世。更脈脈吾黨。四壁如洗。二萬懸坐。在逆璫原以株連赤族

之法。巧寓追贓。而郡縣自不敢於風波震撼之中。偶露矜恤。將累世所遺。積俸所置。囊罄合族。席捲同宗。歷盡敲呼之苦。僅得十分之七。士紳戒心於後禍。貴戚厭志於前來。路盡途窮。只得向朝不保夕之周親。爲剜肉補瘡之義貸。隱忍當日屈指今朝。目今皇仁浩蕩。雖邀贈廕之虛名。而恩債浮沈。仍受喪家之實禍。左世兄謝恩北上。蕭居京邸。進不敢陳乞聖明。退無以施顏貧戚。不惟八口待命。亦復衆姓嗷嗷。傾家之德難忘。活命之恩忍負。麥舟大義。豈讓旁觀。道義交情。正屬我輩。祈諸位道兄。弔先師於既往。敬愛如生。助賢嗣於窮途。樂周不倦。願出者自書姓名。單到時轉相告語。臨啓不勝懇切祈望之至。

## 乞閒詠序

魏公六岳詩。成於解府事之後者也。故題曰乞閒。其章亂曰。不堪回憶處。昨日未閒身。予讀之憮然。昔范龍圖曾顯用事。白髮憂邊。因憶與周道士王逸人輩。開笛圭峰之墅。至爲沾襟。曰。彼吹笛生。何其遠也。以范公所歎。合魏公所詠。其未閒念閒。古今同情若此。第閒有多門。幽人貞士之閒。則吹笛生是也。至大人元老之閒。其道益不可言。漢建武以吏事責三公。功臣率不任職。蟬貂鐘鼎之列。一時多閒人矣。然史言膠東侯復剛直多大節。及以侯就第。惟閭門養威重。夫威重之臣。豈國家可少哉。蓋帝用侯於四方。孰與用侯於閭門。且珍寶者。山陵挾以爲重。蛟龍者。江海挾以爲威。威與重。政以恆在人耳目之外。史寫侯以閭門兩字。眞爲妙於下語。故元老大人之用。莫要於能閒。以對治驚坐孟公。置驛鄭莊。正爾日劇場中一大藥。公固今代之膠東耶。至其詩感慨時艱。瞻懷宗國。一片天眞浮動毫楮。閒之用又不足以盡之。若學

者但解憶圭峰笛聲。尋岳陽樓記。便是枉卻此詩。

## 詩

六安署病中感懷

待理猶煩苦抱疴。公餘側枕奈如何。民飢由已嗟艱食。兵悍逢人欲弄戈。撫字無能先布德。催科甯忍復爲苛。白雲交瘁燕山下。國手誰憐妙劑多。

憶母　時督兵白洋河。

母在江之南。兒在淮之北。相逢敍夢中。牽衣喜且哭。

燕子磯口占　時奉召勤左兵。

來家不面母。咫尺猶千里。磯頭灑清淚。滴滴沈江底。

## 四書文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聖人不欲終聖仁之統。而與弟子共留之焉。蓋聖仁以夫子爲終。而非以爲誨衍之將弟子自後更誰學之乎。嘗聞能受人益易。無受天損難。是故全乎人。不若全乎天。然而全乎天。曷若全乎已。天下事必曰我操之。則四海無功。不自我深之。則百年無學。聖人於此。以已之學。救弟子之窮。即以弟子之學。救聖人之窮。由此道也。若夫子非當世所共尊聖仁而願學之者哉。然聖仁之統。雖以夫子爲終。而學人之修。實以

夫子爲始。使其尊聖仁而孤處焉。無論凡庸退避。將疑絕學之窮。或極學力攀援。究致統緒之絕。夫子所以觀一身觀天下。而急以爲誨爲弟子告也。就聖仁之欲竟者、借爲誨以續之。而至極之理、始不即於孤。且聖仁之已見者。得爲誨以新之。而日變之途、愈莫窮其致。是豈徒謝聖仁之名、而退然不勝也哉。極神化於一往、則願想所至。即是他人爭赴之階。而化遵途於不知、則過續相生。亦誰不在變通之內。夫子固曰、吾與天下後世相質於無窮者。此豈敢一念云爾。今試靜而思焉。乃知聖仁之事雖經屢遷。而志力終於無已。即聖仁之人不必相接。而幾希自可相尋。俱使此豈敢一念。日往月來。則羣聖之氣得一人鼓唱。而統緒可尊也。且百世之心。從吾黨遍啓。而隱微俱動也。公西華能無爽然於學之不能也哉。得其所謂不能者。則人也。我也。聖仁也。爲誨也。俱往復於無端。而聖仁之統。其不自夫子而終也久矣。

## 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

潭其心於天下。仁主所以獨勞也。夫爲天下得人。則已合天下爲一心矣。以是而謂仁、夫何歉乎。且大人以一心開天下之先。則必統天下於元德。而後開闢之功。萬世無偶焉。故天以其仁託之君。君以其仁託之人。亦其元氣之渾淪。有不得而破焉者也。如堯舜之得人。夫亦直畢已憂耳。而抑知憂固仁之所生也哉。迄於今中天已邈。才運已湮。而天下咸謂仁后焉。亦其爲天下之心有獨至也。天下渾備一仁、而苦於莫剖。自有人以疏之。而人物之界。始各安於生成之位。而不干其和。人又各載一仁、而虞其莫匯。有得人者以統之。而朝野之神、始渾聚於絪縕之天。而不滲其象。聖主之視其身也、原非已有。故耳目之官各有

所寄而又非爲一己之耳目也直並幽陬之四聰四明合參其消長之分數而開天之精蘊固已公之於萬姓也夫仁莫大於公天下而轉給者其眇已聖主之視其人也原非憑運故心膂之寄確有所鍾而又非爲一己之心膂也直翕含生之疴癢瘁榮遍給以渾沌之生趣而統天之鈞鑄固已再造於羣蒙也夫仁莫神於造天下而溉潤者其粗已蓋萬靈之性命統聚於一二人而後民物繁生不妨各乘其害氣此造化之妙於仁也心乎天下者已於疇咨之內偕萬靈之性命而噓則施濟之奇不動於聲色也渾乎生機之廣蕩而已矣庶類之天心總會於作人之人而後氣數遷流不妨遞搆其險阻此天下之化於仁也存心得人者獨舉川岳之靈憑庶類之天心而造則大生之柄不屬之乾坤也夐然元氣之獨闢而已矣是故生人者與天而其仁祇在一世故才運遞乘而貞元之氣已薄得人者與人而其仁直在萬世故平成雖邈而如天之宇常寬則通天下爲一仁而大人之事畢矣

# 史忠正公集

## 附錄

明史本傳

史可法字憲之。大興籍。祥符人。世錦衣百戶。祖應元舉於鄉。官黃平知州。有惠政。語其子從質曰。我家必昌。從質妻尹氏有身。夢文天祥入其舍。生可法。以孝聞。舉崇禎元年進士。授西安府推官。稍遷戶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八年遷右參議。分守池州太平。其秋。總理侍郎盧象昇大舉討賊。改可法副使。分巡安慶池州。監江北諸軍。黃梅賊掠宿松。潛山。太湖。將犯安慶。可法追擊之潛山天堂寨。明年。祖寬破賊滁州。賊走河南。十二月。賊馬守應合羅汝才李萬慶自鄖陽東下。可法馳駐太湖扼其衝。十年正月。賊自間道突安慶石碑。尋移桐城。參將潘可大擊走賊。賊復爲廬鳳軍所扼。回桐城。掠四境。知縣陳爾銘嬰城守。可法與可大剿捕。賊走廬江。犯潛山。可法與左良玉敗之楓香驛。賊乃竄潛山太湖山中。三月。可大及副將程龍敗歿於宿松。賊分其黨搖大動別爲一營。而合八營二十餘萬衆。分屯桐城之練潭石井陶沖。總兵官牟文綬劉良佐擊敗之挂車河。當是時。羣寇聚漳甯。分犯皖洮。秦楚應皖羣盜遍野。總理盧象昇既改督宣大。代以王家禎。祖寬關外兵亦北歸。未幾上復以熊文燦代家禎。專撫賊。賊益狂逞。盤牙江北。南都震驚。七月。擢可法右僉都御史。巡撫安慶、廬州、太平、池州四府。及河南之光州、光山、固始、羅田、湖廣之蘄州、

廣濟、黃梅。江西之德化、湖口、諸縣。提督軍務。設額兵萬人。賊已東陷和州、含山。定遠、六合。犯天長。盱眙。趨河南。可法奏免被災田租。冬、部將汪雲鳳敗賊潛山。京軍復連破老回回舒城。廬江。賊遁入山。時監軍僉事湯開遠善擊賊。可法東西馳禦。賊稍稍避其鋒。十一年夏、以平賊踰期戴罪立功。可法短小精悍。面黑。目爍爍有光。廉信、與下均勞苦。軍行、士不飽不先食。未授衣不先御。以故得士死力。連敗賊英山六合。順天王乞降。十二年夏、丁外艱去。服闋、起戶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代朱大典總督漕運。巡撫鳳陽。淮安、揚州。勅罷督糧道三人。增設漕儲道一人。大濬南河。漕政大釐。拜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因武備久弛。奏行更新八事。十七年四月朔。聞賊犯闕。誓師勤王。渡江。抵浦口。開北都既陷。縞衣發喪。會南都議立君。張慎言。呂大器。姜曰廣等曰。福王由崧。神宗孫也。倫序當立。而有七不可。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讀書、干預有司也。潞王常淓。神宗姪也。賢明當立。移牒可法。可法亦以爲然。鳳陽總督馬士英。與阮潛大鋮計議。主立福王。咨可法。可法以七不可告之。而士英已與黃得功。劉良佐。劉澤清。高傑。發兵送福王至儀眞。於是可法等迎王。五月朔。王謁孝陵。奉先殿。出居內守備府。羣臣入朝。王色赧欲避。可法曰、王毋避。宜正受。既朝。議戰守。可法曰、王宜素服郊次。發師北征。示天下以必復讐之義。王唯唯。明日再朝。出議監國事。張慎言曰、國虛無人。可遂卽大位。可法曰、太子存亡未卜。倘南來若何。誠意伯劉孔昭曰、今日既定。誰敢復更。可法曰、徐之。乃退。又明日、王監國。廷推閣臣。衆舉可法。高宏圖。姜曰廣。孔昭攘臂欲並列。衆以本朝無勳臣入閣例。遏之。孔昭勃然曰、卽我不可。馬士英何不可。乃幷推士英。又議起廢。推鄭三俊。劉宗周。徐石

麒。孔昭舉大鋮。可法曰、先帝欽定逆案。毋復言。越二日、拜可法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與士英宏圖並命。可法仍掌兵部事。士英仍督師鳳陽。乃定京營制。如北都故事。侍衞及錦衣衞諸軍。悉入伍操練。錦衣東西兩司房。及南北兩鎮撫司官不備設。以杜告密。安人心。當是時士英旦夕冀入相。及命下大怒。以可法七不可書奏之。王而擁兵入覲。拜表卽行。可法遂請督師出鎮淮揚。十五日王卽位。明日。可法陞辭。加太子太保。改兵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士英卽以是日入直。議分江北爲四鎮。東平伯劉澤清。轄淮海。駐淮北。經理山東一路。總兵官高傑。轄徐泗。駐泗水。經理開歸一路。總兵官劉良佐。轄鳳壽。駐臨淮。經理陳杞一路。靖南伯黃得功。轄滁和。駐廬州。經理光固一路。可法啓行。卽遣使訪大行帝后梓宮。及太子二王所在。奉命祭告泗鳳二陵。可法去。士英孔昭輩益無所憚。孔昭以慎言舉吳甡譯殿上。拔刀逐慎言。可法馳疏解。孔昭卒扼甡不用。可法祭二陵畢。上疏曰。陛下踐阼。初祇謁孝陵。哭泣盡哀。道路感動。若躬謁二陵。親見鳳泗蒿萊滿目。雞犬無聲。當益悲憤。願愼終如始。處深宮廣廈。則思東北諸陵魂魄之未安。享玉食大庖。則思東北諸陵麥飯之無展。膺圖受籙。則念先帝之集木馭朽。何以忽遷危亡。早朝晏罷。則念先帝之克勤克儉。何以卒墮大業。戰兢惕厲。無時怠荒。二祖列宗將默佑中興。若晏處東南。不思遠略。賢奸無辨。威斷不靈。老成投簪。豪傑裹足。祖宗怨恫。天命潛移。東南一隅。未可保也。王嘉答之。得功、澤清、傑爭欲駐揚州。傑先至。大殺掠。屍橫野。城中恟懼。登陴守。傑攻之。浹月。澤清亦大掠淮上。臨淮不納良佐軍。亦被攻。朝命可法往解。得功、良佐、澤清皆聽命。乃詣傑。傑素憚可法。可法來。傑夜掘坎十百。埋暴骸。旦日朝

可法帳中。辭色俱變。汗浹背。可法坦懷待之。接偏裨以温語。傑大喜過望。然傑亦自是易可法。用己甲士防衛。文檄必取視而後行。可法夷然爲具疏屯其衆於瓜洲。傑又大喜。傑去。揚州以安。可法乃開府揚州。六月大清兵擊敗賊李自成。自成棄京師西走。青州諸郡縣爭殺僞官。據城自保。可法請頒監國登極二詔。慰山東河北軍民心。開禮賢館。招四方才智。以監紀推官應廷吉領其事。八月出巡淮安。閱澤清士馬。返揚州。請餉爲進取資。士英靳不發。可法疏趣之。因言邇者人才日耗。仕途日淆。由名心勝而實意不修。議論多而成功少。今事勢更非昔比。必專主討賊、復讐、合籌兵籌餉無議論。舍治兵治餉無人才。有摭拾浮談巧營華要者。罰無赦。王優詔答之。初可法、廣傑跋扈。駐得功儀眞防之。九月朔。得功傑搆兵。曲在傑。賴可法調劑。事得解。北都降賊諸臣南還。可法言諸臣原籍北土者。宜令赴吏兵二部錄用。否則恐絕其南歸之心。又言北都之變。凡屬臣子皆有罪。在北者應從死。豈在南者非人臣。卽臣可法謬典南樞。臣士英叨任鳳督。未能悉東南甲。疾趨北援。鎭臣澤清傑以兵力不支。折而南走。是首應重論者。臣等罪也。乃因聖明繼統。鈇鉞未加。恩榮疊被。而獨於在北諸臣毛舉而槩繩之。豈散秩閒曹。責反重於南樞鳳督哉。宜摘罪狀顯著者、重懲示儆。若僞命未汚身被刑辱可置勿問。其逃避北方。徘徊而後至者。許戴罪討賊。赴臣軍前酌用。廷議並從之。傑居揚州。桀驁甚。可法開誠布公。導以君臣大義。傑大感悟。奉約束。十月、傑帥師北征。可法赴清江浦。遣官屯田開封。爲經略中原計。諸鎭分汛地。自王家營而北。至宿遷最衝要。可法自任之。築壘緣河南岸。十一月四日。舟次鶴鎭。諜報我大清兵入宿遷。可法進至白洋河。令總兵官劉

肇基往援。大清兵還攻邳州。肇基復援之。相持半月而解。時自成既走陝西。猶未滅。可法請殲討賊詔書。言自三月以來。大讐在目。一矢未加。昔晉之東也。其君臣日圖中原。而僅保江左。宋之南也。其君臣盡力楚蜀。而僅保臨安。蓋偏安者。恢復之退步。未有志在偏安而遽能自立者也。大變之初。黔黎灑泣。紳士悲哀。猶有朝氣。今則兵驕餉絀。文恬武嬉。頓成暮氣矣。河上之防。百未經理。人心不肅。威令不行。復讐之師。不聞及關陝。討賊之詔。不聞及燕齊。君父之讐。置諸膜外。夫我卽卑宮菲食。嘗膽臥薪。聚才智精神。枕戈待旦。合方州物力。破釜沈舟。尙慶無救。以臣觀廟堂謀畫。百執事經營。殊未盡然。夫將所以能克敵者氣也。君所以能馭將者志也。廟堂志不奮。則行間氣不鼓。夏少康不忘出竇之辱。漢光武不忘蓼薪之時。臣願陛下爲少康光武。不願左右在位。僅以晉元宋高之說進也。先皇帝死於賊。恭皇帝亦死於賊。此千古未有之痛也。在北諸臣。死節者無多。在南諸臣。討賊者復少。此千古未有之恥也。庶民之家。父兄被殺。尙思穴胸斷脰。得而甘心。況在朝廷。顧可漠置。臣願陛下速發討賊之詔。責臣與諸鎭。悉簡精銳。直指秦關。縣上爵以待有功。假便宜而責成效。絲綸之布。痛切淋漓。庶海內忠臣義士聞而感憤也。國家遭此大變。陛下嗣登大寶。與先朝不同。諸臣但有罪之當誅。曾無功之足錄。今恩外加恩。未已。武臣腰玉名器濫觴。自後宜愼重。務以爵祿待有功。庶猛將武夫有所激厲。兵行最苦無糧。搜括既不可行。勸輸亦難爲繼。請將不急之工程。可已之繁費。朝夕之燕衍。左右之進獻。一切報罷。卽事關典禮。亦宜概從節省。蓋賊一日未滅。卽有深宮曲房。錦衣玉食。豈能安享。必刻刻在復讐雪恥。振舉朝之精神。萃萬方之物力。盡併於選

將練兵一事。庶人心可鼓。天意可回。可法每繕疏。循環誦。聲淚俱下。聞者無不感泣。比大清兵已下邳宿。可法飛章報。士英謂人曰。渠欲敍防河將士功耳。漫弗省。而諸鎮逡巡無進師意。且數相攻。明年是爲大清順治之二年正月。餉缺。諸軍皆饑。頃之河上告警。詔良佐得功、率師扼潁壽。傑進兵歸徐。傑至睢州。爲許定國所殺。部下兵大亂。屠睢旁近二百里殆盡。變聞。可法流涕頓足。歎曰。中原不可爲矣。遂如徐州。以總兵李本身爲提督統傑兵。本身者傑甥也。以胡茂順爲督師中軍。李成棟爲徐州總兵。諸將各分地。又立傑子元爵爲世子。請恤於朝。軍乃定。傑軍既還。於是大梁以南皆不守。士英忌可法威名。加故中允衞允文兵部右侍郎。總督興平軍。以奪可法權。允文、傑同鄉也。陷賊南還。傑請爲己監軍。傑死。允文承士英旨。疏誚可法。士英喜。故白是命。駐揚州。二月。可法還揚州。未至。得功來襲興平軍。城中大懼。可法遣官講解。乃引去。時大兵已取山東河南。北逼淮南。四月朔。可法移軍駐泗州。護祖陵。將行。左良玉稱兵犯闕。召可法入援。渡江抵燕子磯。得功已敗良玉軍。可法乃趨天長。檄諸將救盱眙。俄報盱眙已降大清。泗州援將侯方巖全軍沒。可法一日夜奔還揚州。訛傳定國兵將至。殲高氏部曲。城中人悉斬關出。舟楫一空。可法檄各鎮兵無一至者。二十日大清兵大至。屯斑竹園。明日。總兵李棲鳳監軍副使高歧鳳拔營出降。城中勢益單。諸文武分陣拒守舊城西門。險要。可法自守之。作書寄母妻。且曰、死葬我高皇帝陵側。越二日。大清兵薄城下。礮擊城西北隅。城遂破。可法自刎不殊。一參將擁可法出小東門。遂被執。可法大呼曰、我史督師也。遂殺之。揚州知府任民育。同知曲從直。王纘胄。江都知縣周志畏。羅伏龍。兩淮鹽運使楊振

熙。歙餉知縣吳道正。江都縣丞王志端。賞功副將汪思誠。幕客盧渭等皆死。可法初以定策功。加少保。兼太子太保。以太后至。加少傅。兼太子太傅。敍江北戰功。加少師。兼太子太師。擒劇盜程繼孔功。加太傅。皆力辭。不允。後以宮殿成。加太師。力辭乃允。可法爲督師。行不張蓋。食不重味。夏不箑。冬不裘。寢不解衣。年四十餘。無子。其妻欲置妾。太息曰。王事方殷。敢爲兒女計乎。歲除。遣文牒至夜半。倦索酒。庖人報殺肉已分給將士。無可佐者。乃取鹽豉佐之。可法素善飲。數斗不亂。在軍中絕飲。是夕進數十觥。思先帝泫然淚下。凭几臥。比明。將士集轅門外。門不啓。左右遙語其故。知府民育曰。相公此夕臥。不易得也。命鼓人仍擊四鼓。戒左右毋驚相公。須臾可法寤。聞鼓聲大怒曰。誰犯吾令。將士述民育意。乃獲免。嘗子處鈴閣。或舟中。有言宜警備者。曰。命在天。可法死。覓其遺骸。天暑。衆屍蒸變。不可辨識。踰年。家人舉袍笏招魂。葬於揚州郭外之梅花嶺。其後四方弄兵者。多假其名號以行。故時謂可法不死云。可法無子。遺命以副將史德威爲之後。有弟可程。崇禎十六年進士。擢庶吉士。京師陷。降賊。賊敗。南歸。可法請置之理。其忠毅類如此。贊曰。史可法憫國步多艱。忠義奮發。提兵江滸。以當南北之衝。四鎮棊布。聯絡聲援。力圖興復。然而天方降割。權臣掣肘於內。悍將跋扈於外。遂致兵頓餉竭。疆圉日蹙。孤城不保。志決身殲。亦可悲矣。

畿輔志列傳

史可法字道鄰。大興人。原籍祥符。崇禎戊辰進士。性孤耿。有志略。崇禎末。歷官南京兵部尚書。聲望峻偉。甲申聞國破。涕泣三日夜。繼而忠奮自命。志滅賊報讐。擁立福王於金陵。拜內閣大學士。自請督師。駐節揚州。會我朝定鼎於燕京。可法上書攝政王。悲慟淋漓。累數千言。圖存社稷。乙酉大兵攻維揚。可法竭力禦守。城破。不屈死。

先君子嘗言鄉先輩左忠毅公視學京畿一日風雪嚴寒從數騎出微行入古寺廡下一生伏案臥文方成草公閱畢即解貂覆生爲掩戶叩之寺僧則史公可法也及試吏呼名至史公公瞿然注視呈卷即面署第一召入使拜夫人曰吾諸兒碌碌他日繼吾志事惟此生耳及左公下廠獄史朝夕獄門外逆奄防伺甚嚴雖家僕不得近久之聞左公被炮烙旦夕且死持五十金涕泣謀於禁卒卒感焉一日使史更敝衣草屨背筐手長鑱爲除不潔者引入微指左公處則席地倚牆而坐面額焦爛不可辨左膝以下筋骨盡脫矣史前跪抱公膝而嗚咽公辨其聲而目不可開乃奮臂以指撥眥目光如炬怒曰庸奴此何地也而汝來前國家之事糜爛至此老夫已矣汝復輕身而昧大義天下事誰可支拄者不速去無俟奸人搆陷吾今即撲殺汝因摸地上刑械作投擊勢史噤不敢發聲趨而出後常流涕述其事以語人曰吾師肺肝皆鐵石所鑄造也崇禎末流賊張獻忠出沒蘄黃潛桐間史公以鳳廬道奉檄守禦每有警輒數月不就寢使將士更休而自坐幄幕外擇健卒十人令二人蹲踞而背倚之漏鼓移則番代每寒夜起立振衣裳甲上冰霜迸落鏗然有聲或勸以少休公曰吾上恐負朝廷下恐悚吾師也史公治兵往來桐城必躬造左公第候太公太母起居拜夫人於堂上余宗老塗山左公壻也與先君子善謂獄中語乃親得之於史公云

公懇留在朝疏

竊謂撥亂反治。必天生聖明之君。翊運扶艱。尤帝賚忠良之佐。故漢光復起。司徒功冠於寇馮。唐肅再興。鄴侯勳先於李郭。蓋以不離帷幄。故掃除既藉其權謀。身在朝廷。即跋扈亦資其彈壓。今者乾坤再造。日月重光。幸遇陛下。河清應瑞。鳳舞興祥。卜鼎於高皇創造之基。承休於列聖丕隆之後。識天心之有自。知人意之咸歸。臣等竊意安危之係在於立政之初。聚散之形。即此用人之始。伏見初臨監國。首擢南京兵部尚書史可法。授東閣大學士。仍管部務。羣心踴躍。萬姓歡呼。咸頌陛下知人善任。遠追堯舜。則哲之明。用人求舊。近鑒元老壯猷之績。既畀之以調元贊化之職。仍責之以詰戎奮武之能。此眞聖人大度。神武嘿成之事也。誠以樞臣史可法冰心鐵骨。浩氣清思。仰望係南北之障。固其練事之所至。亦其積威之所成。先帝眷注彌加。倚畀獨重。然不用之於北樞。而用之於南樞者。固天牖先帝之心。留此以佐陛下今日中興之業者也。顧南都積弛之後。未易蒙安。自樞臣整頓以來。漸堪驅策。經營在一載之間。堅瑕係全局之重。人材聞之而湊集。一經其目。便眞僞大小之畢形。政事遇之而悉周。凡在所司。雖寒暑旦昏而不廢。蓋以其無欲。故能知人。以其不倦。故能舉政。眞救時之宰相。濟世之忠良也。今陛下奠安南服。則情形敵鍊之熟。無踰可法。即銳北征。則廟堂籌策之能。亦無踰可法。諸將之所素服。逆賊之所素畏。亦無踰可法。由其才望之隆。足爲控制。更以忠誠之篤。可格奸邪。日今詔令初頒。人心甫定。衆正畢升。羣小亦無不覬望。長城方壯。鼠狐正畏其潛萌。只以可法秉志清剛。毫無顧忌。故同列皆傾望名臣。引用無胥人敗類。不

獨用兵勦守事宜。資其成算。抑亦人才進退關頭。賴其主持。日者忽聞出代督師之命。衆心惶惑。未識所措。雖淮揚係南都門戶。畢竟朝廷是天下根本。若可法在朝、則出師命將、眞可取燕雲而復帝都。固本安民。奚但保江淮而全半壁。淮揚雖急。宜別命一督臣。使可法從中調度。則兵糧有著。著應手之模。萬一可法自行。則雖身任督師。而中樞已更成局。實戰守有事事紛擾之漸。卽後起必有善圖。而前功不無變廢。機會一失。局面盡移。此江南士民所以奔走號呼。不能不伏闕哀籲者也。且近日民間傳言。降賊逃官。紛紛南至。如陳名夏項煜諸人。既以身受僞官。靦顏事賊。乃復出頭露面。儼列朝班。甚有陰奉賊指。愿効奸細。展轉夤緣。復職誤國。嘗此風鶴未定之餘。又有此鳥爵來犇之異。忽爾重臣出外。樞務變更。其何能息此危疑之情也。伏乞陛下仍留可法在朝佐理。一如前旨。別命才望重臣。或現任。或起廢。毅然肯行者。前赴淮安。以圖進勦。仍將逃回諸臣。察其曾受僞職者。戮諸東市。其未受僞職者。投諸荒裔。蓋此番不死諸臣。與唐天寶之事不同。彼時天子自去西川。太子速與靈武。臣下無必死之條。君父有可寬之例。今先帝賓天。六宮播地。乾坤何等時也。但聞主辱卽當臣死。未聞主死尙可臣生。此宜亟正典刑。毋滋淆惑。以救人心。以扶正氣者也。懇祈陛下大察天下之勢。俯順士民之情。既重根本贊化之人。兼濟門庭進退之策。戮有罪而任有能。專大任而定國是。庶幾中興之業可成。而漢光唐肅。得再見於今日也。某等無任瀝血披誠。籲天哀祈之至。爲此連名具本。伏闕具奏以聞。

## 書殉揚州事

黎士宏

乙酉四月初一日閣部史公在揚州聞大兵信急督師往泗州防守後六日朝命輔臣史可法藩鎮黃得功等星夜提兵渡江以禦左兵公於初九日抵浦口復奉命黃得功等渡江史可法仍守揚泗公馳至泗而總兵官李遇春等已降公乃同副將史德威率數千騎回揚泣諭士民登陴爲死守計十五日豫親王率兵至城下使降將李遇春說降公令德威痛罵遇春負國背恩王使鄉約捧令旨至濠邊公曰吾爲朝廷首輔豈肯反面事人遂縋健卒二人取令旨鄉約投諸水遇春奔回告王王乃以書來公復書不屈如故十七日又接王書者五皆不復啓視投之水乃監軍道高岐鳳總兵官李棲鳳又踰城降公知事不可爲十八日呼德威入內持之慟哭誓死報國欲以德威爲後嗣德威伏地泣曰相公爲國殺身義當同死何敢偷生然德威自有宗支況無父母命安得爲人後公泣曰我爲我國亡子爲我家存我以父母大事屬子子可勿辭時總兵劉肇基等同侍公側亦交口泣勸公泣拜德威曰爲我祖宗父母計我不負國子忍負我德威始泣拜受命公遂繕遺表上朝廷又爲書五封一致某王一上太夫人一遺夫人一遺叔父兄弟一付德威屬以譜入宗嗣寄託後事慮軍中有失重寫如前付僕李書收存又囑德威云我死當葬於太祖高皇帝孝陵之側二十日王復以書來公拒之益堅二十五日兵攻城急公令以礮擊傷者頗衆王親督勁卒疾攻城西北角城且陷公知事已去乃與德威訣別舉刀自刎參將許謹泣抱之血濺衣袂而未殊公仍令德威加刃德威不忍同謹率數十人擁公下城公罵之至小東門謹中箭死公問前驅爲

誰。德威言是豫王。公大呼云。史可法在此。衆驚愕。執赴新城門樓上。王以禮待之。稱先生曰。忠義既成。今爲我收拾江南。當不惜重任。公怒曰。吾爲天朝重臣。豈可苟且偸生。作萬世罪人。吾頭可斷。身不可屈。願速死。從先帝於地下。德威持遺書。走城中旌忠寺寄藏。復回見公。與王語詞色益厲。王曰。既爲忠臣。當殺之以全其名。公厲聲曰。城亡與亡。我意已決。卽劈屍萬段。甘之如飴。但揚城百萬生靈。不可殺戮。遂慨然授命。德威被執至營。發往許定國處。訊嗣公眞贋。得實。王令釋之。以全忠臣後嗣。五月初七日。德威回揚。入城尋公屍。時炎熱方熾。戒骸塞路。腐變不可識。爰奉公袍笏。招魂葬於揚州城北梅花嶺右。立碑封坎而去。德威山西平陽人。余見揚州殉節紀略。謹述其實。以備史氏之采云。

## 功德記

張斯善

明季寇逆猖熾毒流楚豫間。當軸以皖城爲故都上游。議設兵備。制寇使不得南下。一時草創百務紛挐。而命官之議報可。舉朝視爲畏途。時史公任比部郎。奮然起曰。國家養士。原爲社稷封疆計。今若此。非所以報主知也。自請往。至皖日不暇給。築城濬濠。措餉募兵。月餘得八百人。雖訓練未深。而戰守有恃。皖遂爲江北一重鎮矣。丁丑。兵燹益烈。兵單莫支。復議增設撫臣。以爲豫楚聲援。開府於六。廷臣推公。爰晉階焉。其草創更甚於備皖時。公甫下車。舉開遠湯公代兵備。公乃露宿行間。凡所經畫。不減古名將方略。以故賊出沒靡常。而六無恙。江北諸城無恙。因而故都亦無恙。公之功大矣。終歲一衣。蔬食自足。開禮賢館。廣咨問。爲德若不足。念差徭之害。所在皆然。而六尤劇。公視狡儈嗾民者。如讐。擊殺數輩。其時赫然維新。兩郡十四屬之民。始得帖席而臥。簽點法相沿日久。差之中有養馬一條。計六應供馬二十六匹。值用兵之日。游騎四出。所謂大府援鎮。飛來食人馬。差一至。坐索無已。往往中人之產立盡。六民困甚。籲於公。公愀然曰。條鞭法天下皆然。而六仍點差之陋。抑何爲者。於是允所請。差歸於官。而里民佐其費。勒石垂久。至今六人賴焉。公麾下卒多秦晉人。類皆獷悍不率。內有驍丁蘇姓者。以細故射殺老嫗。公杖殺之。其黨劉小全馬如龍倡言作亂。密邀百人噪於軍。時漏下三刻。亂兵自外入。城內數處火起。公詢知其故。檢章疏文移有關撫事者。付幹掾數人。命攜之踰垣避。掾乞請同死。公曰。無庸也。汝輩所付皆係軍國。不可以失。揮令亟去。內有一小侍亡其姓名。曰。奴願隨公。公義而留之。朱衣坐堂上。秉燭仗劍。亂者趨至門。見公

神光照人。端嚴可懼。遂斂手而竄。昧旦。調川兵討平之。公素服慰士民曰。無功於六。而且害之。卽移軍郊外。以謝百姓。士民扳挽而泣。伏地叩留。額有出血者。公檢被焚之家。每屋一間。賑銀五兩。少選。亂定。兵民安堵如初。戊寅夏。飛蝗自西北來。若雲若雨。驟。公命官民捕之。死蝗山積。而害未減。公每於子夜跪禱。爲民請命。凡焚香盡三炷而達曙。如是者彌月。其掾請曰。得毋勞乎。公曰。余倣秀才時。合一月計之。止得七夜整眠。自服官來惰矣。此何足言疲。但恐罔所濟耳。庚辰春。大疫。道上僵屍枕藉。公措米千餘擔。分設粥廠九處。活饑民無數。六民戴公德。建碑祠。歲時祝焉。無何聞太公訃。公哭泣毀容。水漿不入口。士民環泣請曰。太公以天年終。公其爲朝廷自愛。不得已。進一粥焉。弔者日衆。雖部民賤隸必叩答之。及去。朝廷聞其賢而未信也。道中涓數人。先於涿州伺之。比至。啓其篋。得銀盃二。金扇十七柄。奠章三十二軸而已。使者報聞。帝爲動容。於是有奪情議。公拜疏固辭。服闋。授七省總漕。尋晉南司馬。後視師維揚。卒以身殉。夫大廈非一木所支。大才非其時則蹶。心能不媿。行足見天。以云無負所生焉可矣。善。六人言其所見聞如此。

## 六安生祠記

宋之正

今上聖神文武。克詰張皇。計戡定遠猶。必先肅清近服。顧茲關維氛祲。纏延楚豫。歲乙亥。始肆蹂躪。江以北。西來則六當其衝。東南伺則潛太作之徑。廟謨宏遠。特開六廬憲府。授節鉞以重撻伐之權。維丁丑大中丞史公。實擘膂簡任焉。公濟寧致遠。惟神惟幾。蓋自兵備皖上。業稱三軍之司命。兆姓之憑依。六雖天幸分隸。然蕞爾殘區。何以親日月霑雨露。爲子遺迻續乎。乃公經猷素裕。更跋涉周觀。稔知六爲襟喉門戶地。遂移鑱於斯。鷹揚虎賁。距躍推雄。棊布星羅。營壘增勝。猶日慕遼陝之奇材。市汧渭之駿足。麕集幕下。公時時簡閱而肄習之。方略。節制先聲。隱然敵國。草薙新模。度越尋常萬萬矣。軍實益盛。敵愾當自無前。每一聞警。莫不介馬而馳之。六舒桐黃之交。袤延幾及千里。賊屢入屢創。而板山諸險奧。鏖戰獲俘。公臨陣身先士卒。謀勇用命。所向無堅。露布皆不自侈。彼醜維駭。繇是無復長驅廬和壽濠間。往日窺伺之路。頓絕。此其績著陵京。勳施社稷者。未易縷指。獨是六蒙過化。功德與高厚等。銜恩思報。卉自來也。六恬嬉日久。民不知兵。狡賊突臨。駢首就戮。公建六安營。用專捍禦。更酌濟餉糈長策。地方無執戈之苦。有保聚之安。賊不致走城下如無人。而城中亦倚爲耳目。壯聲援。年來。婦子免鋒鏑者。何啻千萬。城垣傾圮。易板易撼。遙覘豕蛇。十民日夕皇皇。公捐俸修葺。佐以節省之資。費不下二千金。而不煩公帑。不括民貲。且躬親閱視。卽一甎一石。數目寓而心經焉。不日之成。悉爲堅壘長城。屹若垂保障於無疆。烽鏑頻仍。絃誦幾輟。公首臨預宮。集諸生而與進之。重之咨詢。接以溫文。中有稍知自砥者。尤加優異。凡屬子衿。蒸蒸色

動。覩宮牆之未飾。復捐助繕營。時值凶災。心驚雲漢。公庋忱步禱。甘澍時濡。重以螟螣害稼。分方募捕。嫗獨嗷嗷。設糜哺之。穀價騰湧。立諭疏之。酌盈濟虛。至誠動物。一方民獲免溝中之瘠。猶存守望之身。秋毫皆公力也。軍興孔亟。承役者雖富室亦盡。張威肆虐。民命不堪。公嚴爲禁戢。使不得橫索而狂逞焉。邨次望風斂迹。兼允士民臚言。勒成一條鞭册。賦役適均。更有相沿陋規。立石刊除。里甲賴以存活。積猾交蟠侵漁錢穀。以數萬計。公眞首惡於理。舞文輩始知惕息。奸蠹縱橫。屠毒良善。公廉得其實。刑一人而千萬人懼。其諸濟惡以次芟除。六惡犯贓。久累貧民。破產者不勝屈數。公特疏請免。波及之衆。歡若更生。彈丸瘠土。荐罹兵凶。公約己裕民。泊無一嗇。夙夜寅清。焚香靜對。一惟君國是急。精敏絕人。事無鉅細。咸屬親裁。目視耳聽。口答手批。靡不贍舉。而始終略無少倦。綱繆盭定。惟儲糧爲急。時荐饑見告。兵民一時皇然。卽以所儲給軍。而令不得與民爲市。以杜爭端。更念大旅狎至。空匱莫支。敲扑徒煩。庚癸莫戢。仍預檄撫屬諸郡邑協助。恆近萬金。貯之六庫。驛騷雖劇。應之裕如焉。公本原澄徹。神明日生。撫摩肫篤。經慮瀰遠。古大臣睚眥之致。先事之防。庶幾見之。入衙整旅。星馳電發。所將率彪虎熊羆。平日頗悚於繩束。迨久行間。見公糲餐蓐寢。有最下士所不甘者。始相與感而泣下。願爲効死。方鼓厲待敵。而太封公訃聞矣。公慟幾絕。水漿不御者。更四晨昏。勉徇輿情。稍進匕粥。雖毀頓之餘。惓惓惟圖善厥後耳。是時公請得憲使湯公詰戎貞憲一力同心裨於安攘者甚大。遂與今大中丞鄭公並舉自代。而新命已有先符矣。蕭規曹隨。較若畫一。爲國爲民。功德更稱不朽。公今銜恤歸。垂髮戴白。灶香扳號者。彌滿川谷。迄今孺子婦人。無不

見公之眞勇夫悍卒無不懷公之德洵古今未有者士若民僉謀侑俎豆祝萬年然仰體素心未敢驟又未能已爰就駐節近地楹宇是營俾歲時瞻覲宛若公坐堂皇布德意撫綏麾指爲元元拯阽危也想公密邇天顏時當簡在爰立左右用叶爲霖不遐遺此一隅草野中方以卜平治云祠經始於崇正十二年十二月十五日落成於十三年三月八日是役也俯順羣心先謀基定實稟度於憲使湯公而新任朱州守心切景行經圖締建用襄厥成焉公名可法字憲之號道鄰順天府大興縣籍開封府祥符縣人戊辰進士

今天子御極之三十年。余以編修入史館。方續纂綱目。欽奉上諭以明福王之在江寧。尙與宋南渡相彷佛。特命存福王年號。而於其臣史閣部可法。復有方嘉予之之諭。其時讀者無不仰見我皇上褒忠節。正名分。一秉春秋之律。而又未嘗不嘆史公之心跡得大白於興朝。爲千載一時之遇也。揚州廣儲門外梅花嶺右。有史公葬衣冠墓。歲甲午。余守揚州。拜墓下。見松柏鬱然。祠宇斬新。問之。或曰官構也。又云。其子孫自爲之。余喜公之果有後也。未幾。其裔孫開純。奉公文集來謁。卽史所稱奉遺命爲後副將史德威之曾孫也。集後載黎士宏書公殉揚州事云。公在圍中。命家人李書曰。我死當葬高皇陵側。城破公自刎不殊。史德威等舁之至小東門見執。公呼曰。我史督師也。遂擁之去。善諭之。不屈。求死。因被殺。德威自白奉遺命爲後釋之。越十餘日。德威尋公屍。腐爛不可識。奉公袍笏葬於嶺。與史文相同。或者曰。德威奉公遺命葬鍾陵。公之精魄。其不戀戀於揚州可知也。雖然。揚民實感公德。當是時四鎭爭長。高傑駐揚州。抄掠徧城野。憤者至並鄉官鄭元勳誣殺之。朝命公往。傑乃聽命。公爲屯其衆於瓜洲。衛允文督興平軍。與黃得功搆。賴公遣官駢解之。揚民乃安。是揚之遺黎。皆公之生之也。卽無墓猶當世世祀公。況衣冠所瘞。肝腦所塗。乃在此土耶。則崇其祠宇也固宜。開純言其曾祖德威。本籍山右。葬公袍笏。歸山右終焉。越數十年。純父某始來揚。士人侵公墓地。白於官。清還故址。以前運使朱公請列於祀典。乾隆戊子。純請於前運使

蔣公鄭公得帑金建祠三楹。今又請於運使邊公。上鹽院伊公。復修置門樓三楹。甃垣以磚七十丈。其近墓餘地。皆純文子前後用公私錢。擴置手植松柏梅花。今皆成林。以余有守土責。請余記之。嗚呼。公之生也。義能得士以庇其後。公之死也。忠能動天以存其君。往古忠節之士。其身後未有如公者。豈其天性過人歟。抑所遭有幸有不幸也。余既喜於續纂綱目。輯公事蹟。今又來守是邦。而親見祠之成也。於是書其事而爲之記。乾隆四十年十月。

# 後序

乾隆乙未之冬十月。先忠正公仰蒙天子褒忠賜謚。越二年丁酉。戶部侍郎彭公以公遺像進呈。恭奉宸翰題詩一章。以御製書事文命大學士于公敏中書之像端。而錄公上攝政王書於後。並命摹鐫祠壁。以垂久遠。

奎章炳煥。昭茲來許。誠亘古以來未有之盛典也。庚子甲辰。翠華南幸。特遣大臣于公祠墓奠酒。聖澤頻頒。褒榮已極。公其可不待文章傳矣。伏念公孤忠亮節。載在史志。當誓師勤王時。凡奏疏筆札。皆足以見慷慨致命之志。今天子特予褒揚。俾垂奕禩。純爲孫子顧。敢漠然已乎。公之大節。固不待文章傳。然亦散佚不可多得。謹就先府君所付遺稿。分編、列爲四卷。敬繕宸章。冠諸卷首。而以史志記贊題辭附焉。編次既定。付之剞劂。益幸遭逢聖主。爲千載一時云。甲辰孟夏。元孫開純敬識。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 史忠正公集

附錄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著者　史可法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徐